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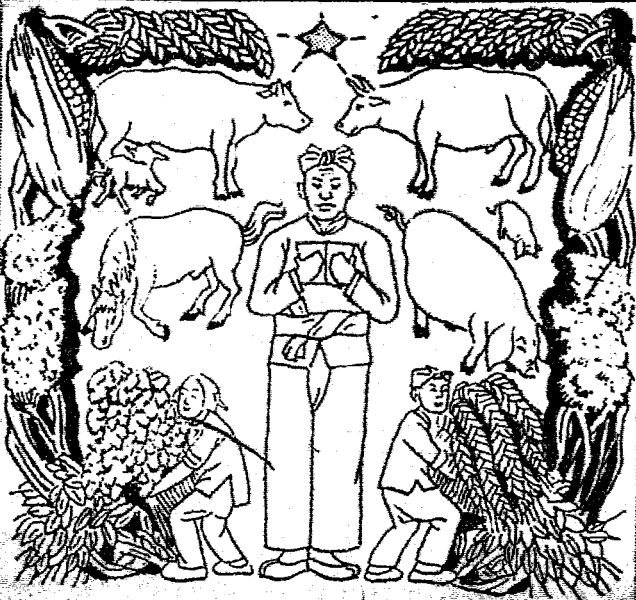
英雄人物

2

第二輯

英雄的父親

報 告
西 虹 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

355.8
152-4



人民藝術叢刊

英雄的父亲

曹 虹 著

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



3 0538 7748 0

目 次

第一輯

- 一 砲火下入黨..... 1
- 二 我們的指導員..... 8
- 三 戰友歸來.....14

第二輯

- 一 妻.....27
- 二 新父子.....40
- 三 小周和班副.....53
- 四 英雄的父親.....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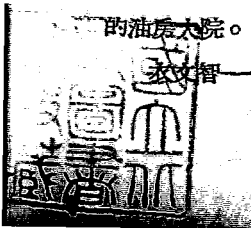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輯

砲火下入黨

——記頑強的新戰士——衣文智

當戰鬥進展到最殘酷的時候，戰友們在惡毒的砲火中倒下了；活着的——那些打空了梭子的機槍手，那些扛着擲彈筒苦惱沒有了砲彈的砲手、彈藥手們，拾起戰友們的槍枝，披上帶血的子彈袋，依然伴同着倔強的幾位步槍手，堅守在空曠寬敞的油房大院。

衣文智——一位堅定勇敢的青年戰士，他竭力壓制住突突



突直跳的心肺，跳在大家面前：

「不管是誰，大家聽我指揮！」他乾啞着嗓子，近乎喊叫的說，焦灼的嘴唇，乾裂出鮮血來。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自己已經披起個油膩膩的麻袋片，把槍遮在裏面，一閃身，蹣跚出屋門，轉到屋角那個掀塌了半截的紅色石樓子，蔭蔽着放哨。至於別人，就讓他們在砲火中得到一點兒喘息吧。

人們幾日夜沒有睡眠，沒有吃飯，沒有水喝了。油柵一旁有一個污水缸，水色像長了蛆虫的醬油，一人嚥幾口，潤潤嗓子，又鑽到衣文智安置好的豆餅窩裏，微合着眼皮，捕捉着這一瞬眼的甜蜜的休息。但是，衣文智却強忍疲乏，圓睜兩眼，一時也不敢疏忽，監視着馬路那廂。

時間一分一分過去了。

房頂冒着煙，露出青天，屋牆上被帶火的彈頭扒成多少窟窿眼兒，甚至從窗戶和門框飛進炸彈來，油箱炸得稀碎，人在滿地油漿裏躲閃着。就連屋角那個破紅樓子，也到了一打即垮的程度。

年青的指導員，掂着駁壳槍，到處鼓動着戰士們：

「同志們哪！有人在就有陣地在，堅決守住油房哪！」

可是屋子裏沒有了衣文智，指導員有點就心。

× × ×

衣文智，指導員常誇耀的這個名字，全連都熟悉的。他雖

是個新同志，到底是翻身的青年農民，他對共產黨有一種血肉關係。他有慢性病，指導員叫他回家休養，那時候，部隊還在江北，離他家不到一程地，他回去了。以後，部隊開始了戰鬥行動，部隊以為他的病好不了，就沒有通知他回來，一傢伙掙到江南，掙遠了。衣文智急得直跳，他不管部隊走遠了沒有走遠，趕快領上他自個擴大的五個本屯年青人，無日無夜的追，在一天部隊剛宿營的時候追上了。

「指導員，這是我擴大的。」衣文智把這五個人的身世介紹給指導員，拍拍心脯說：「我是為保護果實來的，我就是愛共產黨。」

這一來，連上又增加了幾位戰友，衣文智受到了連上的表揚。

在那些淋雨行軍的日子裏，衣文智幫助着同志扛槍，揹米袋，宿了營，就弄柴燒水，整個屋子，菜盆老早就搶到手裏，他沒有一點疲乏的樣子。班長重視他，同志們誇獎他，指導員也鼓勵他。

「衣文智，你對咱們連上的黨有啥意見？」有一次，指導員問他。

「反正我是堅了心啦。」衣文智想了想又說：「沒有共產黨，就沒有我衣文智的今天，指導員，你看我够格嗎？」他開始要求入黨了。

衣文智不識字，他沒有看過什麼馬克思主義。從他的經歷

裏，他從替地主抗大活變成有了房地，老婆照顧着兩個孩子，一家人已不愁衣食，從搭他出來打反動派，一到連上，就覺得和家裏味道不同，越待越願待，一直沒有想過家，他甚至還想把區中隊的鄉親們都給糾結來，他認為共產黨的隊伍就是窮人的家，說得具體點，就是衣文智的老家。

指導員對「我够格嗎？」的話是明白的。但爲了慎重起見沒有馬上接收他入黨，告訴他今後應該如何繼續提高，好叫他再經受一個時期的考驗。從此，衣文智變成了發展黨的對象，黨員們常告訴他該怎樣努力，他也樂於聽，急於改正。

就拿前天晚上說吧，敵人把一堵磚牆上的缺口封鎖成了一團火，人實賤進不去，衣文智就撞在頭裏，一手搬住牆頭，攀了進去，後面的人才跟着進來。挨着是一座白樓，樓門口堵起沙袋，樓上有機槍掃射，人被擋在外面，衣文智一急眼，用肩膊把沙袋扛開，第一個撞進樓裏，用炸彈把敵人趕走。

× × ×

指導員熟悉衣文智的工作，而且放心他。當指導員看見他披着油污的蓆袋片，在紅樓子放哨時候，連喊兩聲，才見他轉過身來，但他很快又把眼睛轉向馬路那廂，手榴彈提起來了。指導員也蔭蔽在屋角邊。

看得明明白白的，馬路那邊的一排沙袋後面，和那幢樓房上，噴射來密密的紅彈頭，子彈掘開地皮往裏鑽，爆響的煙土把人裹住了。一時，馬路上閃現着樹葉樣稠的船形帽。

「你不要怕！」指導員繃緊着臉說：「堅決給我守住」。

衣文智逼了一股勁說：「指導員，我是爲人民服務來的，怕死就不來了。」

他催促指導員回屋裏指揮部隊，自己踩着木橙，從破樓子露出半截身，閃電似的將炸彈投在馬路上。馬上，激戰開始了，衣文智又轉回屋裏，守着手榴彈箱，撿起炸彈：「同志們！爲人民立功啊！幹哪！」屋裏人浸着滿身油，從窗戶，從牆洞，從門口，抵抗着衝進院來的敵人。衣文智閃現在門口，閃現在煙火裏，到處給敵人以打擊。以後，敵人的影子不見了，院裏躺着的死屍浸在血裏。

在炸煙未散的時候，指導員宣佈了衣文智他們幾個戰士的名字，給他們在戰場上記了功。

槍火漸漸稀了，衣文智滿臉煙土，在腰屋找到指導員，劈頭就說：

「指導員，我家裏還有兩個孩子，我要擋不住敵人，也許死了的話，我兒子可以替我報仇，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走。」

指導員懂得他的意思了，讓他在地溝沿上喘口氣。

「指導員，敵人還可能反衝鋒，我決心跟他幹，入黨的事你看着辦吧。」說着，衣文智急急忙忙跑了出去，找到個破牆洞向馬路觀察。屋裏的人，他已經安置他們守好一定位置，免得隨便出來叫敵人揪着。

馬路那廂又開始發射了，側面也發來了排砲，預示着一場

激烈的爭奪戰快來了。戰士們已經在這排房子守備了兩天，苦戰了兩天，人員減少了很多，但不管打得怎麼殘酷，與陣地共生死的決心，是每個人都具備着的。

就在這時，在腰屋地上，幾個掛花躺着，連同另幾個黨員，帶着疲乏中的緊張，和指導員討論，並且通過了衣文智的黨籍問題。一時，衣文智被邀請進來，在隆隆的砲火中，以簡單嚴肅的儀式，接收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的候補黨員。並在行政上升任他為戰鬥組長。

衣文智一時增長了力量，也充滿了信心，他沉着爽快的沿屋外巡視着，就像是為全個陣地負責的指揮員一樣。

指導員在陣地上宣佈了衣文智的事，人們忘記了砲火的轟擊，以羨慕的眼光看着他，一位姓段的戰士——正是衣文智擴來的同屯老鄉，笑嘻嘻的鑽到衣文智身邊，伸出大姆指頭說：

「二哥，你真是咱們屯的這個！你入黨啦！」

衣文智說：「是，我晉級了，也入黨了，這一下我就會更加有勇氣了，我要擋不住敵人的反衝鋒，就不是衣家的小子，就沒有臉加入共產黨！」

「好，我跟你學習！幹！」姓段的戰士被他激動人，勇氣也增高了。

沒有多久，危險的局面就來了！彈火中，從院裏湧進來敵人，屋後也聽着敵人在咋唬，人們祇憑一個接一個的投去炸彈——步槍已失掉了效用——和百倍的勇敢，來制服敵人。剛被

吸收入黨的衣文智，他更有爲黨犧牲的決心，他守在最險要的地點，連喊帶打的鼓勵着一道堅守着的戰友們。……

彈火籠蓋了房院，激烈的搏鬥長久地進行着，衣文智就像個油人，提着浸了油的炸彈，閃在當院，連續的投擲炸彈，敵人終於在煙幕中溜跑了。

「操你祖宗，你敢來！」衣文智轉回屋裏，喘息着，從口袋掏出一把乾樹葉，分給戰友們當黃煙捲着吸。

「老衣真行，有你在我就有信心。」

「組長，你怎麼指揮我怎麼幹，堅決跟着你！」

戰友們把他的名字，當成了勇敢和勝利來誇說，衣文智的信心更高更強了。虛恐的敵人再沒有敢來，油房大院依然控制在衣文智和他的戰友們手裏。

我們的指導員

吳葉凱同志是錦州戰役中掛花的，戰士們聽說他上後方休養去了，全連同志都很掛念他，有的說：「給我們指導員捎幾個錢吧！叫他在後方寬裕寬裕，隨便買點東西。」有的說：「我們寫信問候他吧，叫他安心休養，不要掛念我們。」可是部隊每天都撈不着休息，白天走，晚上走，一連氣的打勝仗，又不知道他在那個病院休養，這事很困難辦到。從打部隊進了瀋陽，連上忙了開會、記功，全連同志又把指導員的名字提了出來，一口同聲要向指導員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學習，一口同聲

要給指導員請功。因為他在錦州作戰中的英雄表現，直接鼓勵了大家，像活的教材似的教育了大家。

戰士們記得很清楚，十月十四號那天，指導員的服裝特別整齊，棉褲也不穿了，腿綁打得很適稱，軍帽戴得很端正，盒子槍也出了匣子，明光錚亮，他像過年似的，滿臉喜氣，一陣風領着全連，沿交通壕奔到錦州城下。

這個連是突擊連。全連老早就下了決心：我們掛了彩，爬也要爬到錦州城，死也要死在錦州城！那些爆破手，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炸藥上，寫在爆破筒上；我完不成任務，死也不回來！年青的指導員也宣過誓：要是衝不進去，我組織連部和伙房也要衝他一傢伙！眼前，錦州城下，砲火連天，煙霧濛濛，人在大白天連城牆都看不清。這城有丈多高，城邊是又寬又深的外壕，戰士們等不得搭梯子，咕通咕通下到外壕，人拉人、人推人的上到城跟。一抬頭，城頭上接接連連打下來炸彈，守城敵人探頭探腦的堅不退去。戰士們氣得直罵，都想一步蹬上城牆，想不到牆上土掀，一蹬一滑拉，一蹬一滑拉，又累又喘爬不上去。

指導員在煙霧裏喊道：「同志們快爬呀！爬上城去就立功！」說着，手抓梯子順城牆豎了上去，突擊隊便向梯子奔了過來。忽聽得城下轟隆一聲砲響，梯子炸飛了，指導員臉色鐵青，雙手抱着肚子，蹲在城跟咬牙。「快踩着我的肩膀，快爬呀！」戰士們見指導員搭了人梯，趕緊踩了他的肩膀往城上

爬，一個接一個，一班連一班，城頭上的敵人潰退到街裏，突擊隊也緊追敵人屁股，插進街裏。

誰都不知道指導員在搭人梯的時候，身上已掛了重花，更不知道他帶花進城，又繼續指揮部隊。這事在現在說起來，戰士們還非常心疼的。那時候，大夥在城裏看見指導員，挺着腰走路，繃着臉說話，臉色黃白，可是精神挺足。本來突擊連的任務，是插進街裏一百五十米，就鞏固陣地，等待主力，可是指導員一直帶領大家，橫斷三道大街，前進六百米以上。以後，營裏傳令部隊停止前進，就地警戒敵人，指導員便跑來跑去，給每一個戰士找好了陣地，並親身分配他具體任務，一點也不像個掛了重花的人。三排長看見他說話時氣力不大，心下就有點懷疑，便問了一句：「指導員，你掛彩了嗎？」指導員冷冷的說：「不怎麼，……」排長也沒有再問，心想他的花不大重。

傍黑天，指導員把班排幹部集合在一間小屋裏，查問班排人數健全不健全，缺幹部的他親自指定代理人，人數少的就合編一下，準備再戰。三排長又發現指導員的神色不大對味，怎麼說話時候老彎了腰？怎麼走道也不能邁大步？一定不是掛的輕花。正好，營部通信員跑來，傳令部隊撤出城外小休息，他便相隨着指導員出了城。他看得很清楚，指導員走路時像個老頭兒，彎着腰，拄着旗桿，一步慢一步，一步慢一步。……

這是城外一處破樓房，樓下是抱槍坐着的戰士們。指導員

往城裏望了望，城裏砲火依然打的激烈，滿城冒煙着火，把黑夜照得像白天。他轉身看着戰士們，把手裏的旗桿幌了幌，慢慢騰騰的說：

「同志們！我們再準備進城，城裏正打得熱鬧。這一次是對全東北有決定意義的偉大戰鬥，我們的任務基本上是完成了，我們再準備配合友鄰部隊，再打進城，大家疲勞不疲勞？願不願意再進城？」

給他這麼一說，樓下一時就大喊大叫的：「不疲勞，不累！都願意進城！」這時，指導員喊了聲一排長！一排長就站起來。指導員對大夥說：

「大家都聽他指揮，服從他的領導，我命令他代理副連長。」

一排長走到指導員跟前。指導員就說：「你把隊伍帶進城，找營首長接受新任務去，隨後我就去。」說這幾句話時，人們還聽到指導員往牙縫裏抽氣，話音很小，還是咬着牙說出來的。自此，大夥都猜着指導員是掛花了，都替他揪心，可是指導員一直就沒有提過掛花二字。

這天夜間，指導員就離了部隊，經過團的衛生隊，轉到師的野戰病院。據跟隨他的通信員說，指導員在部隊第二次入城後，他獨自在城外那座破樓裏待了半天，怎麼也不想下去。眼看痛的沒治了，通信員才找來一付担架，送他到團的繃帶所。那時間，他昏昏迷迷的朦朧去了。醫生剪開他那浸了血的棉

襖，從後腰上發現了血窟窿，拿藥鏟子往裏探了一指頭深，還夾不到砲彈皮。醫生因這裏離城近，常遭受敵方砲火的震動，不便使手術，決定往後方送。不知怎麼，他這時一下醒過來了。劈口就說：

「快給我上藥，上好我還要回連上去。」醫生給他纏上繃帶，囑咐道：

「你得到後面休養休養，回去，不行啊！」指導員有點發急，搶說道：「不要緊，這又不用開刀，很快就能好。」

趕天亮，指導員發現自己已經到了師裏。一摸口袋，裏面還掏出一份介紹信，原來是師野戰病院給他寫的轉院證，他心裏非常不安。

到了開早飯的時候，他那個連的駐地——城邊的一個村子，戰士們忽然看見回來兩個熟人：前面是揸了背包的小通信員，後面是側歪了脖子，一步一歪，一步一顛的指導員。大家便疼中帶樂的把他迎到連部。

指導員像好人似的，一回來就開始了自己的工作。比如人員的配備，正副班長的選拔與提升，會議彙報，並且在晚間恢復了點名制度，親自拿着花名冊，喊叫戰士的名字，給戰士們講錦州戰役的勝利情況；號召大家準備迎接更重要的戰鬥任務，爭取更大的勝利，但戰士們誰都忘不了，指導員說話的時候，老是慢聲慢氣，咬着牙說話，指導員站着或走路的時候，老是側歪了脖子，一步一歪，一步一顛。

第三天，指導員哼哼了一夜，一宿沒有睡成覺。連裏告訴了營上，營裏告訴了團上，最後，各級領導決定送指導員去後方休息，不管他願意不願意，担架已經擺到連部地上了。

指導員說：「我上營裏休息吧。」教導員說：「那還成，營裏還要打仗哩，顧不得照顧你。」連長見担架員等急了，忙說：「快去吧！傷口化膿就麻煩了。」指導員從炕頭欠了欠身子，又不動了。戰士們便圍着窗戶，七嘴八舌的勸他：「指導員，快去吧！休息好了再回來工作！」實在沒有辦法了，指導員便在小通信員的扶持之下，慢慢的下了炕，坐上担架。這時，指導員滿含熱淚，低着頭，胸脯一鼓一鼓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担架一纏一纏出了街，漸漸走遠了，全連同志望着担架走向遠遠的山跟下，才轉了回來。但誰都牢牢的記得指導員所囑咐的那些話，那時他坐在担架上，眼淚撲撒撒的，聲音可是很剛強：

「同志們！好好的工作，準備完成新的任務吧！大家勸我休養，我不能同大家一塊生活了，都不要惦記我，傷一好，我很快就回來。……」

戰友歸來

無線電剛剛播送出貫通南北滿的鐵路通車的消息，我們年青善戰的副連長，任克功同志，他就在這天晚間，從遙遠的後方野戰醫院，搭車趕到了瀋陽，回歸了自己的部隊。他回來的這樣快，人們簡直想都沒有這樣想過，連剛從睡夢中被喚醒的他的老團長，也楞眼看了半天，不敢認他，以後，團長才失聲的喊了聲：「是你呀！」又疼又喜的擺頭抱住他，含着兩眶快活的眼淚，一句話說不出。趕到天亮，他回來的消息，又早已經過軍用電話，傳到他所在的營上，而後又經過他的老戰友們

把消息傳到連上。

他所在的連隊，是陝北紅軍滋長起來的老連隊，是突入昌圖的英雄連隊，是鏖戰遼西古城義縣的鋼鐵連隊，他跟他的戰友們，用血，用肉，用鋼鐵，用堅強的意志，每一次都把美械裝備的敵人壓倒，為自己的連隊，創造了千年不朽的榮譽，連部懸掛的那兩個巨幅錦旗，一為「無堅不摧」一為「鋼鐵連隊」，正是他跟他的戰友們的品質同性格。

什麼時候才能把鋼鐵連的全體人手們聚齊在一塊兒呢？這就是說，每一場艱苦的戰役之後，英勇犧牲的烈士英雄們在外，那些掛花上後方修養的，全連同志們時常想着他們，惦着他們，且按照掛花的輕重，一個個推算他們歸來的日期。祇有副連長任克功同志的歸來，是全體同志意想不到的，據有經驗的老戰友們說，憑他的體格再好，那三處傷口起碼也得修養他三幾個月才能出院。算一算，他從掛花下去到回來，還不到戰友們所估計的一半時間。知道他回來的人，誰都是：「真想不到！」「真想不到！」的感嘆不已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鋼鐵連的戰士們，在院裏，在小巷口，跳躑着，呼喊着：「連副回來了！」「連副回來了！」像迎新娘似的，就你扶我攙的把個短胖胖的人兒迎到連部屋裏。

是的，這就是我們的副連長，他不像以前那樣黑胖結實了，他面色發點紅，胖臉上還露些流血過多之後的病容，不過，看起來他的精力還挺旺盛，那雙小小的眼睛還是那樣亮而

有神，腰還是那樣粗，胳膊腕還是一把攔不住，人看着他，還是那樣威嚴不可戰勝的鋼鐵漢子似的。

連部的屋子本來還寬敞，這陣兒不知怎的，一下又顯得太窄逼了。炕上地下都是人，一個擠一個，滿屋裏祇有牆上那兩面光榮的巨幅錦旗，耀眼奪目的高居於大家之上。高大的指導員，迅速離開那張寫字桌子，忽隆一下筆直的站起來，向他的老戰友敬個軍禮，而後就死死的抓着他的手併排坐下。至於周圍的人，也都想插空兒靠近他們副連長一些。連上的功臣們，說起來並不算少，除了全連集合一起，平時也不顯得多，不知怎的這陣兒圍繞在副連長周圍的，簡直不是他的戰友們，而是許許多多寬闊的胸脯上，所吊掛着的大小小的勇敢獎章，英雄獎章，以及最爲榮耀的毛澤東獎章，副連長一直被這些滿屋花彩的顏色包圍着。

他抬眼往周圍看了看，低下頭擦擦臉上的虛汗。其時，小通訊員從人縫裏擠進來，抽出剛買來的香煙就往副連長嘴邊遞，一手又忙着擦洋火，他也把自己胸前的英雄獎章突現在對方眼前。小司號員急忙提進開水，一碗碗滿好，首先遞到副連長手裏一碗，也把自己的獎章在副連長跟前現了一下。第三個擠進來的是炊事員老高，他在指導員耳邊嘀咕了幾聲，意思是想買點肉給副連長做菜，他胸脯前的毛澤東獎章雖裝在小衣兜，祇露出一截彩緞條，可是副連長一眼就瞅着了。

副連長笑在臉上，擋不住心底兒高興：一個秋季戰役，連

上打出了這麼多英雄人物！再看看牆上，又多了一面旗幟，那麼老大三個字：「鋼鐵連」，還是師裏獎給的。他一時來不及過細問這些事，因為滿屋戰友們，這個催他喝水，那個催他吸煙，問他的傷，問後方的情況，問別的掛花下去的戰友，什麼都想問，什麼都想說，他們簡直想叫副連長把這幾十天的所見所聞，一點不漏的都說給大家聽，說的時候，還得副連長緊緊的以自己的事為中心，因為從他離開連隊那天起，戰友們無日無夜的惦記他，談論他，這下可等到副連長訴說自己惦記連上，想念連上的時候了。

副連長是個硬性子人，說話不喜歡描畫，三言兩語就把件事說透了，談到自己的時候，總是「沒什麼」「沒關係」，他不喜歡在戰友們面前談自己，他知道不談他們也會曉得他。

他在連上這幾年，從當排長起，就把他那個排創造成全連的模範排，從打升任副連長之後，他又下定決心創造本連為英雄連隊，至於他自己，他也在全連同志面前發過誓言：我非掛上毛澤東獎章不可。並跟連的幹部們發起了挑戰競賽。秋季攻勢第一砲，我軍攻佔遼西古城義縣的時候，他這個連正好扭承了為攻城部隊開闢道路的艱難任務，他跟他的戰友們，在義縣城邊的朱家小廟，在城內外敵人的砲火，四面八方包圍下，英雄的打下了攻城的立足陣地，而又英雄的堅守陣地七個鐘頭之久，自此，這個連隊就正式獲得了鋼鐵連的光榮稱號。而我們的副連長，他就是在這次戰鬥中掛花下去的，他一直到自己實

在不能作戰的時候，才咬着牙爬下去的。認識他的人，看着他血糊滿身，靜靜的躺在陣地一邊，就像睡熟了似的；看着他的人，誰都是倒抽一口氣，很爲他的安全就心。

現在，圍在他身邊的戰友們，都是跟他在吳家小廟度過艱難時光的，都是戰火中鍛鍊出來的英雄漢，當他去後方醫院之後，他的戰友們早就把他的事蹟，整理成確切無疑的文件，評定給他記三大功，並給他請領最爲光榮的毛澤東獎章。他的身子還在千里之遙的後方，他的英雄故事却早在連營圍師廣爲傳播了。

我們的副連長，我們年青善戰的任克功同志，當他帶領爆破班衝進吳家小廟的時候，他第一個跳到距敵僅僅幾步遠的屋子裏，打打打輪開他的盒子槍射擊敵人，因爲爆破員們僅有成包的炸藥和三尺多長的爆破筒，不能以槍火驅趕敵人，他便隨手奪過八斤重的爆破筒，也不顧左臂淌血，趕急擰下盒蓋，拉下導火索，猛力向擠成一窩蛋的敵人堆甩去，這羣敵人在一聲雷響之後，半數被埋藏在煙火裏，活着的也在煙火中溜跑了。

他領導戰友們在院裏堅持，跟近在身邊的敵人展開惡戰。正往上衝的突擊班，望着小燕子似的手榴彈穿空而過，望着滿院昇騰的煙火，馬快趕上前去，在副連長指揮之下，順利奪取了另一所房院，不意全部陣地剛剛被我方控制，副連長的左腿又浸出血流。那時候情況緊急，他在陣地上奔來奔去忙於指揮，一點不感覺疼痛，他的精力全都貫注作戰上。他看得明

白，對方在高高的城頭上，在隱蔽的城根下，以傾倒鋼鐵似的密砲，向他們遺處不大點的重要陣地上排來，這裏已經是片垣無完，遍地彈坑，而狡頑的敵人偏偏又暗藏在深而彎折的交通溝裏，一次又一次的突然向他們反撲來。他的戰友們，倒下的倒下了，活着的全都是滿身煙土，伴着他在那堵石砌的短牆後面堅守不退。當他們打盡槍彈的時候，每個人就是以牆頭上一塊塊碗大的石頭，向對方頭頂砸下去，把敵人打了下去的。

敵方在這批勇士們面前還不死心，以為他們空無彈藥，無法守備，便放出數倍於他們的送死鬼，手端衝鋒式，沿交通溝跳出平地，咋咋嘍嘍的密排而來，看樣子要來活抓我們的人。就在此刻，副連長心裏早已有數。他給戰士們預備好的武器，是剛從敵人丟棄的陣地上撿拾來的幾箱砲彈，他叫他們擲掉保險針用手投擲。至於他自己，他也剛從烈士們身上搜集來僅有的兩根爆破筒，並把它連接在一起，他發出鋼鐵一樣的言詞，號召大家復仇立功，但見他躍身石牆之上，手端復仇的爆破筒，向密集而來的敵人堆蓋了下去，吼雷爆響中，對方給炸倒一大攤。戰士手中一顆顆復仇的炮彈，立時也連續追向敵人。副連長看住來敵的狼狽相，剛剛鼓幾下掌，忽然從城頭上飛來一彈，正中他腹部，霎眼間，副連長便在戰士們的臂腕裏栽倒下來。

以後的一切像夢裏一樣，連他也說不詳細。戰友們此刻所眷戀不捨離他的原因，也就在此，他們硬要副連長說說醫治傷

口，以及傷好出院的經過。

也許是心理作用，副連長低頭皺眉的連說自己離開部隊太久了，話語還難過的搖頭嘆氣，戰友們可不然，他們驚奇的望着他，七嘴八舌的手撥着指頭幫他計算了一下，原來他正式住醫院的時間，剛好二十天左右。副連長一下笑微微的辯解道：

「沒什麼，傷好了還能不出院！」看看周圍的戰友們都用懷疑的眼光瞅着他，他又補充了一句：「我的身子壯，傷好的快，沒什麼。」

偏偏一些好事的戰友們，說話怪會找縫子，經他這一說，又引出來下面一句問話。他們就像野戰醫院的醫生似的，走近他身邊：

「來，連副，看看你的傷封口沒有？」

副連長聽見當沒聽見，簡單說了聲：「沒關係。」又把話插在一邊。因為他盡講些後方的新鮮事，比如獨立團升主力，比如各地都在訓練解放團，比如城裏鄉下羣衆性的慶祝勝利大會，羣衆性的勞軍運動，比如花花綠綠的秧歌隊扭到軍屬門上進行慰問，以及一路看過的大城市，如哈爾濱的繁華，吉林北山的風景，撫順煤礦的長串煤車……這些事聽得戰友們都出了神，他也說得上了勁，通信員見他累得口乾，忙到碗開水催他喝。此刻，戰友們趁空兒圍近了他，又一次要求看看他的傷口，副連長見有人已架起他的胳膊，也祇好順着他們來。

開始，他祇讓人看了看胳膊，左腿，那兩處傷當初就不算

重，馬馬虎虎可以算封了口，好了。至於腹部的傷，那是使他血流如注，以至昏迷過去的痛處，他幾乎是在戰友們強迫之下，才好歹讓他們看了一下。但，就祇看一下也就夠了，傷口還鮮紅鮮紅的，要說封了口，好了，那是他自己的話，戰友們可沒有一個會這樣認可的。

「早着哩，按往常的說法，再快你還得休養一個月零幾天。」不知誰從人堆裏插進這麼一句，人們便同情的連連點頭。副連長抬眼瞅着大家，不在乎的說：

「沒關係，我能走。」當然能走，他來連上又不是担架把他抬來的，可是要作為一個完好健康的人，他的身體還不够分數。他又在為自己解辯了：

「昨黑夜下了火車，我還幫友鄰單位扛起一百五十斤重的大麻袋，走了二百多米，也不見其怎的。」話語間，他說得挺堅決。

不管他怎樣相信自己的身體，戰友們的眼光是亮的，吃飯間，戰友們給他把肉菜裝在碗裏，雙手遞給他，並給他擦淨筷子。饅頭端來之後，指導員在磁盆裏選了又選，摸了又摸，而後便遞到他手裏，體貼的說：

「這個熱乎。」一直眼叮叮的看着他吃完，才又遞給他第二個，看情勢，戰友們是確認他還應該休養些日子的了，一些生活上的細節，決不允許他親自幹，這樣，他可以得到安靜，他可以恢復健康更快些。但副連長的心思並不見得如此，飯未

吃完，他就訂眼看着小通訊員說：

「我的匣槍還在不在？」他是想揹起盒槍開始工作了。接着，又問了一聲：「我的碗筷在那兒存着？」他是想在連上過生活了。小通信員也怪機警，他沒有看副連長，他向指導員投去個請示的眼光之後，便一逕在飯桌邊搖頭。副連長也不便再問了。

其時，小司號員抹抹嘴，湊近副連長跟前，指了指牆上的彩旗，說：「連副，你看這好不好？」

副連長本來想說全連戰前的決心實現了，上級給的任務也完成了，這是大家的光榮。可是在戰友們面前，話一出口，就變得走了樣子，他祇點點頭，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隨便說：

「多一個更好。」小司號員見連副面眉上沒點喜色，便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「連副，還有你一個毛澤東獎章，在團部留着哩。」

副連長本來想說，他自己戰前訂的計劃也實現了，上級給的任務也完成了，他的光榮也是因為大家的努力才得到的。可是在戰友們面前，又叫他說成另外一個樣子。

「有沒有沒關係，主要是完成任務要緊。」之後，他又向小司號員探問他的匣槍，碗筷一類東西，看樣子他明天就要開始自己的工作。

小司號員也怪機靈，他心裏早有主意，他認為副連長目前並不需要工作，而是需要休息。他也本着自己的老主意，說：

「連副，我領你上街玩玩吧！」

副連長又哼了一聲，說：

「我自個也會玩兒。」小司號員越說越具體了：「連副，你知道上海大戲院？」

副連長似乎有點煩了，便說：

「不知道，我不去玩，有啥好玩的！」小司號員遂難爲的撇起嘴。

一陣靜默之後，人們收拾碗筷，擦桌子掃地，指導員便擁着副連長的肩膀，領着他轉入隔壁的小房間。

這是兩位戰友談心的時候，他倆併排躺在炕上，低聲親切的談敘了很長時間。副連長也一五一十談起了自己的事。

……這是在後方醫院，在跟自己的部隊遙隔千里，而又音信隔斷的時候，副連長一閉住眼，就想起了親愛的前方戰友們。他因爲傷勢重，下地還得拄棍子，爲了減輕震動，使傷口早點養好，他根本不出去閑轉。那些日子，醫院裏有無線電匣子，有時事黑板報，每一個前方的勝利捷報，都使他渾身充滿精力，恨不能馬快回到部隊裏參加戰鬥。有一次，他拄着棍子慢步走進院長室，執意要求出院，院長安慰半天，他才勉強靜下心來。以後，他一有精力就在病室裏學步，慢慢的離開棍子也能走了，可是傷口還聚着膿和血。瀋陽解放的消息，雷響似的傳到了醫院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劈頭就在他腦子裏出現了一個問題：瀋陽解放了，全東北解放了，我們的軍隊還要進關作

戰，配合兄弟軍隊解放關裏人民，若是軍隊馬快就打入關裏，天呀！我渾身長了翅膀也難追上！前方部隊又是用人的時候，他們等着我回去呢。決心一下，他挺着腰走入院長室，公公正敬了禮，站在一旁，直然像一個健康人兒似的，向院長發出了出院的請求。院長先不答應，長短要檢查他的傷口，他裝作不在乎的樣子，在地上大步走了幾轉，而後朗聲說道：

「我的傷早封了口，走路一點沒關係，還是趕部隊要緊。」正說間，門口又頻頻喊起：「報告！」一些傷員們在勝利消息鼓舞下，也急於出院歸隊，院長便不再跟他糾纏，臨了，祇囑咐他一句：

「按過去的休養情形比較，再快你還得養一個月才能走。好吧！路上注意身體。」

第二天，我們的副連長就正式離了病室，被介紹到健康連裏。雖是醫院協理員關心他的身體，認為他殘廢了，要留他做地方工作，可是副連長從小就是部隊中長大的，嘴笨筆不尖，人可是長於指揮作戰，就是真的殘廢了，他還是堅決要回部隊工作。很快，他在那裏辦理了回轉前方的手續，乘着從遠後方首次通往瀋陽的列車，日夜趕回自己的部隊，下車時，他伸手往腹部摸了摸，這才正式撕掉那乾疤了血斑的繃帶。

這些事說起來已成過去了，但指導員聽着活像眼前的事，不由為老戰友的這份決心所感動，眼圈發了濕。之後，指導員把全連戰友們特為他留着的戰利品——一套美式襯衣，從包袱

裏翻出來，叫他就地穿上。因副連長的背包還放在團裏，他想搬回連上住，呆了一陣便跟戰友們告別回團。

這天晚間，副連長被召到團長那裏。團長手裏拿着一疊慰問信，外帶一顆毛澤東獎章，這是準備託付上後方慰問傷病員的幹部們帶給他的，不想他回來的會這樣快，團長便決定親手把這些珍貴的紀念品交給他，並跟他做一次鼓勵性質的談話。

副連長在自己老首長面前，感到肚裏很空虛，沒什麼可說的，他在團長的關心之下，祇對自己的身體說了這麼幾句話：「沒關係，我能走。前方正需要人，團裏正需要我們幫助解放，我怎麼能在後面待下去！」

團長懇切的表揚了他旺盛的戰鬥情緒，臨走時，並囑咐他暫住團裏休息幾天。我們的副連長既沒有反對，也沒有表示同意，他筆直的站起身，簡潔剛斷的說道：

「我能工作，團裏正需要我。」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於瀋陽。

第二輯

妻

這一帶是駐紮着軍隊的市民區，街巷裏都是三五成羣，架槍瞄準或操練步法的戰士們。哨兵肩着槍，站在圓圓的地堡頂上，注視着進出巷口的來往行人。

一位滿臉鬍子的老年人，跟哨兵打了聲招呼，指着身後那位年青婦女說了幾句什麼，哨兵向這兩位鄉下人模樣的男女盤問幾句，信任的望了幾眼，扭轉頭往近邊一個小院門嗽了下嘴，老人便領上女的順那裏去了。

滿院閃閃的窗玻璃，映花了老人的眼。院的半邊戶台上，

又擺了幾雙軍用膠鞋，老人望着這些熟悉的東西，就手拉開了門。屋子是窄條形的小屋間，順炕牆擺了一溜豆腐塊形的背包，門畔粉牆上吊掛着一面黃緞錦旗，上題：「鋼鐵班」。屋裏沒有人，老人大大方方的坐在炕邊，女人也跟了進去。

門外走進來一位小個子軍人，他向老人恭敬的行個軍禮，順手放下他的衝鋒槍，找個凳子坐下，親切的說：「楊同志一時就回來，快下課啦。」

老人見他未注意身旁的女人，嗯嗯幾聲就轉了話：

「班長！這是他屋裏的，我領她來連上看看。」女人眼瞅着鞋尖，神氣放得很穩。小個子軍人又一次望着老人，說：

「他就來，快下課啦。」

這時，院子裏響起不齊整的脚步聲，和啞啞的談笑聲。小個子奪門而去，慎重的擺了擺手，低聲說幾句話，院裏馬上靜下來。這班人都轉向隔壁房間，小個子跟前祇留下一位戰士。

這戰士沉眉沉眼的下了槍刺刀，狗皮帽沿扯的壓住眉毛，一步一步跟着小個子進到屋裏。他向老人敬過禮，扭身在屋角槍架子跟前擺弄槍支，不願轉過頭來。這女人的頭也轉向一旁。

小個子見老人一時無話，自己也很難插嘴，提着個水桶走了出去。

半天，那戰士才向炕上發出一句話：

「你坐車來的！走路來的？」又慢慢的捲好一支煙，遞給

老人，打火點着。

「走來的。」祇聽女人簡單的答了一句話。

戰士大概覺得這句問話太無意思了，家裏沒房也沒地沒牲口，那來得車呢？兩年前她過門的時候，還是僱了人家一掛破車拉來的。戰士一屁股坐上凳子，緊閉了嘴。停了停，才又抬頭望着老人：

「我告訴你老人家別告訴她，怎麼她也來了？」*

老人吱吱唔唔，說不成連句的話，一勁嚇嚇的吸烟。原來老人家從連上領到軍屬證回去之後，高興的把兒子的消息到處傳揚，她是他兒媳婦，當然也知道了。她來他能擋住嗎？

女的見老人很難為，揚手整了整頭髮，黑大的眼睛正視着對方，剛強的反問道：

「我來看看你就走，你防我幹啥？」男的悶坐一旁無話可說，老人才鬆了口氣。加上小個子提桶拿碗的闖進來，給他們倒好開水，說幾句關心話，屋子裏的僵勁兒跟着也就改變過來。此時，老人家覺得為大人的一份心思盡到了，慢慢下了地，老聲老氣的說：

「我上你姐夫家去，你倆在吧。」開門就走。

院裏湧出一堆戰士，強留老人家在此吃晚飯，老人家執意不肯，抽身走了。

於是，屋子裏祇剩了戰士跟他的女人。女人看臉龐頂多二十歲，一身鄉下婦女的樸素衣衫，因為她長年在莊稼院裏生

活，人長的高大結實。兩年前，她剛剛過門第三天，蔣匪軍闖入他家的破草屋，連踢帶打的抓走了她的新郎。不想兩年以後的今天，她在瀋陽城裏找到了他。眼前，丈夫比離家時間長胖了，人也粗大有力，他穿的不是「中央軍」那遮不住肚臍的鬼衣裳，而是從頭到足一嶄新，好看的人民解放軍的服裝。這樣的衣裳她在鄉間看見過，這樣的軍隊也在她家住過，喊她翁婆大爺大娘的就是這軍隊，吃百姓一點大醬還要先給錢的也是這軍隊。她看着丈夫，談着這些事，也是誇這軍隊，也是誇她丈夫。她家也住過「中央軍」，一個個橫眉豎眼，園子裏的辣椒還發青，他們就偷了個精光，茄子剛長下雞蛋大，他們就罵聲：「老傢伙！給老子摘下來！」吃了你東西抹抹嘴。伺候不好還揍你，害的民間連苞米都不敢種了，種上他就要被生搬硬搶。他們大搖大擺的，向老百姓擺出一副大地主，大資產的架勢。她也愁苦過：丈夫是個正經老實的窮莊稼漢，逼着幹那份差事，學不了好不算，還要給祖上造孽，真是養大的孩子不認親，枉為人！她萬萬想不到丈夫早走上了明光大道，也萬萬想不到邊，晒繩上掛着凍硬了的軍用襯衣、襪子。門口向他樂哈哈的，沒有了扛活那些年的愁眉眼。她把丈夫從頭瞅到足，從足瞅到頭，一下瞅着他的胸脯上那個銀光閃亮的花牌子，眼睛不動了。

「這玩意挺好看，多少錢買的？」她心愛的抓着花牌子不放。

「嘖！怎麼是拿錢買的！」他怕她把牌子弄髒了，趕快收在衣兜裏，女人楞眼想了想，追問：

「是那個朋友給你的？」

「嘖！你們婦道盡瞎扯！這是我戰鬥上立的功。連個獎章也不知道！」

「噢！就是，就是……」她若有所思的驚叫起來。她想起在鄉下看見過這東西，不過沒問過人家，這今兒她才摸了底。她又一次心愛的看了看對方的獎章，她關心的盤問着丈夫的英雄故事，她笑呵呵的毫無一點憂慮。這跟丈夫被抓去當兵時候的情景完全兩樣，那時是妻離子散，哭乾眼淚，現在是夫妻團圓，又光榮又快樂。

「你瞅那是啥玩意？」丈夫指了指牆上的黃緞旗，像小學教員考問學生的神氣。

「匾，也挺好。」她不在乎的應道。

丈夫因為在隊伍上學會好多生字，他驕傲的指着旗上的一行小字唸道：

「獻給光榮的王德興班。懂了沒有？」她點了點頭，眼盯盯的瞅着那面旗。他又唸開旗子正中的幾個大字：

「鋼鐵班！鋼鐵就是厲害的意思，就是老打勝仗。知道嗎？」她又點了點頭，向對方嘸嘸嘴，意思是說：「看你多牛氣！」

往下，丈夫又告訴她，這個連是鋼鐵連，打仗打出了名，

他在的這個班，正是鋼鐵連裏的鋼鐵班，鋼鐵英雄王德興的故事就出在這裏。他來班上以後，鋼鐵英雄就犧牲了，可是英雄的故事，他早先聽人說過，現在還頭頭尾尾的記得很清楚。他們這一揸人，就在英雄犧牲之後，把這個班打出來個鋼鐵班的好名氣，這名氣跟這面旗，也有他一份光榮。

「人家前人留下的光榮，咱們決不能給人家丟掉。」他在妻子面前，發揮自己的見解了，看起來，他的軍人的自尊心很強的。

「好！這挺好。」女的又是一句簡單真誠的話。

他許因為這一雙年青夫妻的新婚生活太短，感情還不怎麼深厚，倆人乍然見面，談話間都有點害臊，還不能把各人心底裏的事挖出來。男的方面的神氣，簡直跟班長找他做個別談話一樣，許多事都提到了原則高度。女的方面就更不用說了，男的說什麼，她也順着來，很少在一旁打岔子。以致在裏間屋裏的大嫂子，忍不住爬到自己丈夫身邊，嘖嘖喳喳說：

「人家年青媳婦害臊，可老實哩！呆在那兒就不說什麼話，可是挺靚靚的媳婦兒！」

街上忽然傳出幾聲長長的哨音，戰士正想去隔壁房間，找班長辦理客飯手續，不想剛拉開門，小個子班長正端着滿磁盆饅頭撞進來，他後面還跟着幾個戰士，分別送來炒菜、燴菜、碗筷、開水。女人不知該說什麼好，男的對班長他們的關照也感到很窘。

小倆口圍着小炕桌，不言不語的吃着。女人的筷子像黏在桌上一樣，輕易不拿它挾菜吃。男的也不去催她。如果他倆的父母在場，一定會這樣說：「好！我的孩子，你倆辦喜事的時候，也沒有這麼好一頓吃喝，怪不得人說這隊伍待咱民間真好。」

男的實在忍不住了，從鼻子裏說：

「你再吃一個饅頭。」

女的把筷子輕輕擱下。說：

「飽了！我吃不下去。」推開飯碗就退後去。

裏間的大嫂子又在給丈夫喳喳的說：

「人家媳婦害臊，吃幾口就想放筷子。」

男的剛要收拾碗筷，小個子班長正好又趕來了，他一個人包攬了這些事。

戰士因妻子來到連上，給大家添麻煩，想把她送到街裏姐姐家去住。不想團裏已知道了這事，團政委手把電話機，給營裏說道：

「告訴連上，快給人家找間房子住，一定好好招待。」這一指示很快由營部通信員傳到連上，連上又很快在前院騰出一間房子，小個子班長早從事務處抱去柴火燒暖了炕，幾位戰士也送去鋪蓋、壺碗，洒水的洒水，掃地的掃地，就像整理內務似的，一切事都進行的認真嚴肅。

第二天，這戰士把班裏同志們晾乾的襯衣、襪子，一攔手

抱進屋裏，叫女人來到班上，給大夥縫補。一些該洗的，該縫的，他都主動從戰士們那裏撿抓了來，交給女人料理。戰士們見盛意難却，又加這幾天正忙於開會學習，便也不去爭執。

女人坐在炕頭，靜聲靜氣的趕做針線活。她身邊擺着襪子、布片、衣服、還有洋線、剪刀、麵糊，如果屋裏再有一架縫衣機，人們一定會說她是開裁縫舖的。她那雙非常熟練針工的窮人家女兒的手，不管是收拾線縫，或是上補綻，補襪底，也不管是自己丈夫的活兒或是別人的，她都針到心到，做得很仔細。

她隔壁是忙於開會的戰士們。因為兩廂祇隔着薄薄的一道牆，戰士們的發言，又是高聲朗氣的，許多話她可以聽得清楚。有時，她出於好奇，想聽聽到底是說些什麼，可是一聽之下，不是聲音聽不清，就是聽不懂，她祇聽到左一個「包袱」，右一個「包袱」的，聽的她腦子嗡嗡響，「包袱」是啥玩兒？啥叫包袱呢？她楞瞪着眼睛不摸底。

這一回，她又側起耳朵聽了。她想聽聽自己的丈夫說些啥，她自信能聽懂他的話。可是，她沒有聽到他的聲音，她祇好低彎了頭趕做針線。

這時，她的丈夫正在心思着一件事。部隊很快要上前方作戰了，連裏普遍組織戰士們討論這事，許多同志都把自己的願慮和困難說出來了，也經過大家的幫助、解釋，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，祇有他還在那裏發愁。以前，他願慮家庭困難，這事

已得到了解決。這兩天，他又提出個走路困難來，說是長跑路他身板子吃不消，即使能走到，離家太遠了，將後難回來。

戰士們友善的搶着說：「我替你揹槍。我替你揹背包。走不動我用胳膊架上你走。」至於回家一事，戰士們也看得很到家：「將來前線後方，火車直來直往，一下就回來了，看到那時候多光榮！」

他覺得大夥的話也挺在理，就是心頭抓抓癢癢的有點事丟他不下，是怕苦嗎？他的自尊心決不讓他這樣說。是離不開小媳婦嗎？一個五尺長的年青漢，鋼鐵班的功臣，死活他也不會說這句丟人話。那麼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祇見他帽沿遮了眉毛，低頭紅臉的在背包上浸出滿頭汗。

「楊德山同志！」小個子班長關心的看着他，說：「是不是有人扯你的腿？對不對我想問一問。」

「是也沒有關係，咱們幫你打通打通。」一位戰士緊跟插了一句。

「決定不是，我決定不是戀家的人。」這是楊德山乾巴的嘴唇裏發出來的堅決話。大家也就不再追問他了。

散會以後，他到隔壁找到了自己的媳婦。

「你們說的什麼包袱？是啥樣的包袱？……」媳婦像請教老師似的，連連向丈夫發問。此時，女的發現他臉色紅紅的，繃起嘴，不想答理，便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問話。

對方覺得不說也不好，待一下，就慢吞吞的照實說給她：

比如想家，不願意上前方，再比如老婆扯腿……，都叫包袱。

女的一下明白了，笑說：「那才不好呢！到大地去，出息出息挺好的，家裏你不要惦記。」

「你的腦筋倒開通！」男的帶點驚奇的說。

「根本咱們家是窮人，不把大地主蔣介石打光了，咱們房子地，能保的穩嗎？」女的出口之後，便做起針線來。

這天晚間，夫妻倆在電燈下坐着，男的爲了解解悶氣，順手揀開了電匣子的開關，一時，好聽的歌聲激動着他倆的心。她笑呵呵的說：

「解放軍的無線電挺好。」

歌聲停止後，廣播員清朗頓挫的聲音，又緊緊牽住了這倆人的心。聽的聽的，女的咋唬起來：

「解放區這麼大呀！將後你回家也方便。」

「嘖！靜一點！」男的生恐她壓住廣播員的聲音。女的剛靜上來，男的急忙介紹了一句：

「聽！這是毛主席那兒打來的電報。」倆人圓睜着眼，死死瞅着電匣子，靜無聲息。

「……中國革命已經迫近成功，再有一年左右，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。……」他樂的笑了。她也笑了。」

「一年就能把蔣介石滅了？」這是女人說的。

「毛主席的話能說假嗎？一年決定能打倒。」男的振奮有

力的說。

「你到那時候回來，可出息了。」女的把話又轉到丈夫身上。

「家裏別惦掛我，等我的大禧報吧！」男的口氣不小，信心很強，跟開會時完全兩個人樣。

一時，女的又說明天要上姐姐家找老人一道回去，理由是家裏還沒有人煮飯，男的也痛痛快快的刺她一句：

「回去吧！你在這兒饅頭豬肉也吃不飽，還得挨餓。」

正說間，指導員打着手電進來了，一來是問問她倆的冷暖，二來連上剛領來禧報，把他的就便也帶來了。

女的從丈夫手裏搶了禧報，心愛的看了半天。

「這挺好，拿家去也有個名譽啦！」說着，很快捲成個筒裝進衣兜，而後分辯道：

「我正好有個鏡框子，跟這報一般大，回去我就把它鑲起來。」男的當然樂意。

夜很深了，屋裏電燈還錚亮。女的在低頭彎腰的拚命趕做針線。男的在一個小本子上，寫幾個字就皺着眉撕掉重寫，一直抓着支鉛筆，喘氣費力的在那裏寫着。

大概是夫妻倆商量好的，第二天一明，部隊集合出操之後，這位小媳婦就整了整頭髮，緊了緊衣服，向房東大嫂說了聲：

「他回來，就說我走了。」一個人輕沙沙的走出房門，不

見了。

早飯時，事務處炒好的小鍋肉菜沒有人吃了，楊德山也回到了班上吃飯。小個子班長忙問：

「老楊！怎麼回事？」楊德山說：

「我告訴她回去了，家裏還沒人做飯。」

指導員原準備到時候僱個車送他女人走的，不想她連飯沒吃就走了。指導員找到楊德山抱怨了幾句，楊德山隨便說道：

「她大脚片，能走動路。我給她帶了一點乾稜路上吃，餓不着。」說罷，他伸手從衣兜抓出一塊紙片，交給指導員，說聲：「我下的保證。」打個敬禮轉出去。

指導員翻開看時，是一份保證書，寫的歪歪扭扭，別字不少，但一字一句都是他堅決進軍的誓言：

一、保證在最困難時，不拉全體分數；在走路時，角（脚）上打泡不能走時，以大家同志發言，有三人說能走，堅決根（跟）上隊伍。

二、保證不對家裏掛念。

以上條件與（以）身坐（作）主，立書為證。

戰士楊德山

年青的戰士還在自己的名字上，連壓了幾個紅色指印。

指導員謹慎的收起這塊紙片，心裏暗說：「有種！好樣的。」

此時，日頭已高照瀋市。在瀋市郊外東北方，一位老年

人，伴着一個小媳婦，沿着平寬的大路，正往不遠處那個小小屯子走去。

四八年，十二月，於瀋陽。

新 父 子

十一月，東北人民慶解放，東北人民大勞軍，成批成批的豬肉、乾菜、煙草……，千封萬封的慰勞信，平安家信，裝上飛快疾行的長串列車，從遠後方趕路瀋陽，發送到我們部隊。戰士們或在鄉間的小草屋，或在近代化城市的洋房裏，逢年過節似的，剃了頭，刮了臉，換上新襯衣，纏上新綁帶。老張要搶着和麵，老王要搶着砸肉餡；麵是運輸大隊長蔣介石送來的，還是美國加拿大洋白麵。肉是後方人民好心慰勞的，又是不缺頭蹄的整豬。全連同志又包餃子，又蒸包子，說不盡的滿

心歡喜。看看那紅紙片上個挨個的蠅頭小字，都是後方人民祝賀的勝利的感激話，慰問話。撕開那父母妻子的來信，一封封都囑咐兒子丈夫打進關裏，早日滅了蔣家賊。年青堅決的戰士們，吃過慶祝勝利的肉餃子，馬快就開始了進關前的準備工作。他們寫回去一封封平安家信，向親人們表白決心：現在報恩的時候到了，關裏老同志幫助我們得了解放，我要到關裏。幫關裏去消滅蔣介石。他們還在信封裏附上一張紀念性的照片，告訴親人他永遠年青健在，用不着把他掛在心。這簡直是大軍出征的英雄誓，這誓言更是東北人民的千年光榮。

就在這樣的日子裏，我們部隊中迎來了一位軍屬老人。這老人看樣子有五十上下年紀，細長的身板子，穿一件黑布面羊皮襖，從他身上臉上的風塵看來，一定是走了遠路的。他在這一帶訪查了許多部隊，說是要看望自己的孩子。因孩子三年前，也是這個時候，離開家參加了我們部隊，到現在一直沒有音信，他祇知道兒子所在部隊的大番號，要問那團那連，他老人家就搖頭不知。被他訪查的軍人們，都熱心的替他到處奔跑，到處問，他老人家也信心滿強的叨咕：「他一定在隊伍上，我定能找着他。」

至於這位老人家的身世，祇要是幫他打問兒子的軍人們，他都主動的頭頭尾尾的告訴他。他說他家住開原鄉下，今年才正式平分了土地。國民黨在開原當權期間，他一直不敢說自己的兒子在解放軍裏，爲着他家裏留宿過來往的我軍人員，「中

央軍」一口咬定他是八路嫌疑，勒逼老人家在瀋陽第一監獄蹲過十一個月笆籬子。老人家生性是個鐵心腸人，抵死不招，終於被折磨下個吐血病。這期間，他很想告訴自己的兒子，叫兒子爲他報仇，但寫好家信又無法投寄，他祇好另打主意，逢着我軍人員從他家過往，老人家就熱心照顧，並咬牙痛罵蔣匪軍，他一直把報仇的心願寄放在我軍。

十一月初二，東北全部解放的日子到來了。城裏鄉下都開祝捷大會，後方人民熱烈勞軍優屬，他老人家精神也大了，走路時腰桿也挺直了，可是，他家裏還沒有軍屬證，他想在部隊進關之前，跟兒子見見面，往家要個參軍證件，當他打聽到兒子所在部隊的大番號住在那裏，老人家就趕路鐵嶺，又乘火車到瀋陽。

他老人家在軍人們熱心幫助之下，恰好找到了我們部隊的司政機關。茶飯招待，自不用說。組織部門忙於查看花名冊，登記表，宣傳部門又想給老人家登個尋人啓事，其時，老人家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張油印報，意外的在那裏發現了他所熟悉的人名字。

「這就是我孩子！這就是我孩子！」老人家突然驚叫了幾聲，便楞起眼，一言不發。一旁發出的關心的話語，老人家幾乎沒有聽見，

在他老人家的意想中，孩子離家的那年，不過是個十七歲的傻孩子，身板當然結實，完全是力大氣壯的莊稼人孩子模

樣。三年以後的今天，他會長成個啥樣子呢！在隊伍上這幾年，孩子學會些什麼本事呢？他祇記得孩子離家的時候，不識幾個字，抗活馬馬虎虎可頂個半拉子，文不成武不就的。可是報紙上登的那些光榮話，碰巧就是說他兒子嗎？世上同名同姓的人挺多，這事可能嗎？此後不久，他老人家在通訊員引領下，很快看見了自己的孩子，老人家的的心才落了底。

這是濟市居民區一座小小的洋房，地上擺着幾隻臥床，桌上放着電話機，牆邊掛幾支駁壳槍，一位溫和沉靜的青年人，正跟老人家對桌談話，門外走進來一位高大胖實的人，臉兒圓圓的，眼睛黑大深情，論年歲不過二十上下，從前看，他穿一身普通戰士棉衣，順後看，靠腿揹着支匣子槍。不知怎的，這人一進來就把老人家的眼光吸住了，老人家似認識，非認識，想開口，又說不成話，那雙老眼像呆了似的。這位青年人倒痛快，桌邊剛發出：「申民合，你父親來了。」一言，他的眼睛已經碰上了那老人，憑他明顯的記憶，開口就朗聲喊了聲爸爸，抬手向他敬了個軍禮。老人家一時兩眼浸濕，差點抽噎起來。

桌邊的青年人讓出位子，移坐床鋪上，意思是給這兩位久別的人兒方便，幾個人各有各的心思：老人家看着自己的孩子變成胖大漢了，比離家足足長高一頭，想不到還在隊伍上當了個什麼員的幹部，高興之餘，忽然就想起被抓到瀋陽蹲笆籬子的冤屈事來。因為這就是給他做主的軍隊，面前也是為他做主

的人，除此以外，又誰能爲他報這份仇呢？他兒子這方面，因爲經過幾年艱苦戰爭的鍛鍊，性體變得很硬，父子之情的一些事，他知道也發自階級的愛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。他祇以爲老人家是爲他傷心，不好去解勸，冷靜的坐在桌邊，陪着老人家，至於父親踐踏籬子的屈事，他還不得而知。床上那位年青人，看着屋裏冷冷的，又看着自己戰友的父親悲喜交集，他便以上級的負責態度說話了。

他連氣給老人家訴說些他兒子的事，意在激起老人家的歡樂，因爲他兒子的事，老人家應該歡樂，真的，老人家的臉色漸漸泛了紅，眼色也有了神。

「教導員！給他說這些幹什麼？」冷靜年青人說這話的時候，忍不住用手指掩着嘴，祇恐別人看見他的笑臉。但，老人家眼尖耳靈，會看事，老人家先笑了。

很快，老人家的話也多了。他兩人也不在之下。

煤爐子上水壺燒開，通訊員拿煙遞碗，人們飲水笑談，完全像親人看見似的。

這天晚間，老人家正式去兒子所在的連上住下來。他真連夢也沒有做過，他的家世、地位，會改變得這樣快，也跟在夢裏一樣，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些親眼所見，親耳所聽的光榮事。

錚亮的電燈下，兒子俯身桌子上，手抓黑桿子鋼筆，在一個厚本子上唰唰唰不停的寫字，忽兒，兒子又翻開一捲紙片，看過來看過去，有時就皺起眉眼想一想，再找張白紙寫幾個

字，看起來是很忙迫的。這還不算，門外左一個喊報告進來，右一個打敬禮出去，都是找兒子談事情的，兒子對他們很親熱，他雖摸不着部隊裏的日常工作，可是不知怎的，他從這裏就想起區長來。那一次，他到區上登記自己是軍屬的時候，區長也跟他孩子一樣忙，也是沒點官架子，區長是爲人民服務，他兒子也是爲人民服務，一個小孩子，幾年不見就當了指導員，負起責任來，解放軍裏真是栽培人才的好地方！又一心思：他來到連上，就沒有看到一個人閑着，戰士們出操、開會、唱歌，又講規矩又緊張，都是爲得多做工作，叫革命早日勝利，都是爲人民服務，不管什麼人，他都得進步，都得學好，當老人家的貪妻戀子有什麼意思，這不比叫孩子在家強十倍嗎！他見兒子忙得無時間跟他老人家談心，不但不感到心悶，反而對兒子更喜歡了。看，他比爲大人的還會拿事！看，他比爲大人的還有學問！一下，他慢慢湊身到桌子跟前，眼睛跟着兒子的筆尖轉。

兒子抬眼看看他，低頭又唰唰的寫字。老人家笑面呵呵的說：「民合！我考查考查你寫的字兒。」他從兒子手裏接過厚本子，藍藍的字體寫得周正不說，那些話的意思他簡直看都看不懂。止不住老聲老氣的喊道：「解放軍真會教育人呀！」此時，夜已靜了，兒子把文筆事做完，才抽出時間跟他老人家談敘家常。

兒子從包袱裏翻出兩面彩緞錦旗，一面是「無堅不摧」，

一面是「鋼鐵連隊」，老人家看着光彩閃閃的旗幟，一時優了眼。祇聽得兒子平平常常的介紹道：

「去年五月底打昌圖，我們連完成了主攻任務，上級獎勵我們『無堅不摧』。接着，兒子又插進去一些往事。

那是部隊打下昌圖之後，上級叫他趕路看看家，並給家裏批了一萬元，表示部隊對軍屬的關心。當他趕回家去的時候，連父親的下落打聽不到，祇好託鄉鄰給家裏留個信，轉路回了部隊。這些事忽然引起了老人家的悲痛，因為那個時候，他正在瀋陽蹲笆籬子，受折磨，使他父子不得相見的仇人，歸終還是蔣介石這老王八蛋。此時，兒子對父親的遭遇從心裏引起同情，使他更加深了對敵人的仇恨心。

兒子又指着第二面錦旗說：

「這面是今年打義縣得的，上級獎勵我們是『鋼鐵連隊』。」接着，兒子祇簡單的把戰士們的英勇頑強勁講了講，也未提到自己在戰鬥中的表現。聽着，聽着，老人家揪着鬍子叫道：

「同志們一個個都像鐵塑的人，打得真硬氣！不成想就是你們，真不成想……」往下，老人家說起了下面一件事：我軍在遼西攻下義縣的時候，他老人家遇着前線下來的民工担架，想探聽些主力部隊的消息。民工們鬧鬧嚷嚷的：「老部隊在義縣打得真硬，那個×師更硬，一連人就在城邊跟『中央』打了一天，到底是老主力部隊……」誰知，這個被民工誇獎的部隊，正是他兒子所在的這個連，更不知他兒子這個連，上級還

給起了這麼一個英雄的名字：「鋼鐵連」。這場合，他這當老人家的該怎樣樂才好呢？當他思考到鋼鐵連這個不平凡的名字的時候，接着就想到這個連隊也不平凡，他沉眼望着兒子，似乎在問：「你一個二十歲的孩子，憑你那一份本領，配當人家的指導員呢？」

兒子依然很沉着，他正在考慮：如何才能一針見血的叫父親知道，上級怎樣培養他？他爲人民做了些什麼？他領會了父親的眼色之後，將手伸進小衣兜，摸出一塊花紙片來。這是一張畢業證書，兒子讓上級送到哈爾濱，在總部教導營整整學習了半年政治工作，今年五月才卒業回來。老人家心愛的端詳着證書，以後又捏在手裏不放，強說要帶回家裏，給祖上爭個光。兒子祇好答應了。兒子又伸手小衣兜，掏出個花閃閃的銀牌子來。這是英雄指導員的光榮標記，彩色花紋裏有毛主席的像，靠邊還刻畫着半圈字：毛澤東獎章。是十月初打過義縣得的。兒子在這些東西面前，並沒有說自己這好那好的，祇是爲讓老父親從這些上面了解他，並從他身上了解革命軍隊。老人家忽然變成個熱心的貪事人了，看着獎章，眼熱心熱，追根究底，恨不能馬快拿到家裏叫鄉親們挨門看看。此時，他才信實了那片油印報上所寫的事，他才明白自己的兒子出息了。

「民合！快戴出來！光榮……」往下，老人家的聲音就聽不清了，祇見他老眼淚糊，抽着鼻子，自言自語的叫了幾聲毛主席。門口有手電閃了閃，輕聲走進個笑微微的人來。兒子挺

直身子，立時打了個敬禮。老人家剛看着來人，兒子就作了介紹：

「政委！這是我父親。」老人正拘束的窘於應付，政委先向老人家問安，並熱心隨便的拉些莊稼話。

政委原是來連上查舖的，因部隊來了家屬，責任感使他在這停留了好些時間。他安慰了老人以後，順便問問連上的情形。這兩天，連上正討論時事，討論打進關裏，兒子一五一十向政委彙報各班排的發言，並歸納了幾個問題。老人家在一旁聽得怪有味，他聽到個別戰士還惦掛家庭，不樂意進關，心下有點不樂，隨多事的插了嘴：

「蔣介石的天下快完了，老部隊一進關，就能配合關裏軍隊把北平、天津震動下來。按理說，也該換個班了，關外人該上關裏報恩了。……」

兒子低着頭，似乎不高興父親插嘴，但政委立時笑出聲。

「老大爺！你樂意他進關嗎？」政委剛說完，老人家就對答如流：

「咱們不是那貪妻戀子的人，看看他就放心了。再說，後方待咱們參軍家屬各方面優待，吃穿根本不困難，我這件皮袍還是農會上優待的。上級給我辦個證件，我就回家。」老人家瞅了眼兒子，兒子正在暗暗發笑。

政委連連點頭，誇他老人家腦筋進步。看看夜深了，政委爲叫老人家早點休息，當即起身告辭，並約老人家明早去團部

吃頓便飯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人家跟着警衛員到了團部。飯桌擺好，老人家席坐正面，團長政委陪兩邊，少不了讓菜讓飯，並給他介紹些兒子的英勇故事，工作能力，言行表現，都是些負責的言談。老人家忽然明白解放軍裏真是上下一個心，就像一個大家庭似的。過去，他祇聽人家這樣說過，這回是他親眼看見了。高興之餘，老人家也說了幾句心腸話：

「這全歸上級栽培他，領導正確，憑他個孩子啥都幹不成！他進關我挺放心，首長們見他有錯誤，不客氣的給我管教他。爲後咱們在北平天津會面，再來交換意見。」

本來老人家這天就想回家，政委他們熱心挽留，老人家才答應多住一天。不想第二天一早，老人家被請到營部，營部教導員也來給老人家敬酒，勸飯。

老人家頭次見面的那位年青人——營的教導員，給老人家遞去一份文據，這就是他急於拿到手的軍屬證。老人家細看過後，小心收了起來。

教導員又把一個捲着的紙筒兒遞給老人家。老人家剛剛攤開，雙手發了抖。他看着上面的彩色花邊，關防大印，簡直花了眼。怎麼在那裏又寫了自己的名字？啊！看那兩個大紅周正字：禧報。是給申家送的。兒子呢？兒子的名字也在上面，那不是寫得很清楚，貴子申民合爲人民服務，在戰鬥中英勇頑強，經評定立三大功，……這不是跟前清年間，科舉中狀元一

樣名譽嗎？

「老大爺！麻煩你把他帶到區上。」教導員話還未了，老人家就搶說道：

「我把它拿家去，着大鏡框鑲起來。」教導員說聲：「老大爺！別急！」隨解釋了老解放區裏禧報到家的熱鬧勁：政府裏請上吹手，敲鑼打鼓的給軍屬送禧報、送花、送慰勞品；男女老鄉開大會，扭着秧歌，給軍屬賀禧，一直賀到家門，全家、全區都光榮。

老人家樂呵呵的，不知說什麼好，也不知把這東西擱那裏好。這一天，老人家又被教導員他們挽留住了。

在部隊這幾天，連上工作很忙，戰士們沒有時間跟老人家談家常，老人家這方面，也很想跟戰士們見見面，因為他是鋼鐵連的家屬，兒子又是鋼鐵連的幹部，他老人家格外想看看戰士們。再說，鋼鐵連不遠日要打進關裏立功勞去了，老人家在回家前，很想給這幫英俊的年青人說幾句歡送話。這天晚間，部隊收操回來，就在巷口整好隊。老人家在砰砰拍拍的掌聲裏，出現在大家面前。

老人家的精神挺大，嗓門也特別亮。不過，他身子單薄，又是上了歲數的人，好幾次因為咳嗽中斷了他的說話。他說他能當一個鋼鐵連的家屬，是他最大的光榮。他向大家表示，他願意自己的兒子入關，堅決消滅蔣介石，並囑咐大家不要惦家，說後方待軍屬各方面優待，家小絕無困難，他的皮袍就是

農會上優待的。以下，他說了一個理，說得很乾脆，他差不多是在喊叫：

「現在是東北子弟跟關裏的同志團結起來，幫助關裏解放的時候，頭三年，關裏同志來關外，跑得兩腳捺筋太泡，雪裏來雨裏去的打勝仗，爲的那一個？現在關外解放了，關裏正需要人，這份恩情能不去報答？不報能行嗎？我要是倒退三年，我也要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參加咱們隊伍，爲人民發揮一份力！咳，咳……」老人家吐了一口痰，結論似的說道：

「同志們打下北平，天津，我還想去關裏的大世面看看你們，可要給爲父母的老臉上爭光呀！」

戰士們聽了他的話，頻頻鼓掌，因爲他所希望於大家的，也是東北人民所希望於自家子弟的，這正是父母們的囑咐，正是革命人民以恩報恩的好品格。

緊跟着，兒子在父親講完之後，幾步穿到隊前，當着年老的父親，當着他的全體戰友，表達了自己的決心。他說他是鋼鐵連的指導員，是東北人，他決不給東北人丟人，也決不給鋼鐵連抹灰，他願意領着大家一同入關，將後再一同回來，不打下蔣介石，父母之仇報不了。往下說，他氣憤昂昂的喊道：

「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號參加咱們部隊，四六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我父親的話，就是人民給我的命令，我首先決心打進關裏立功。三年來，我們在關裏老同志的幫助下，解放了全東北，我又叫上級培養成指導員，現關裏還受蔣介石的壓

迫，我一定要報答這份恩情！一定要報答這份恩情！」

他的話簡直是宣誓，說得那樣堅決有力，大家靜靜的聽着，忽然行列裏發出抽泣聲，誰不是激動的眼熱心跳？誰不想急於打進關，去報答這份恩情？祇聽老人家在一旁說：

「可真是，咱們鋼鐵連一個個人強馬壯，打仗都不怕犧牲，……我兒子也還像個鐵塑的人。」

這場歡送話講過之後，老人家當晚早睡覺，第二天早起身，炒菜、饅頭裝滿肚子，就展開一塊布片收拾包袱。內有喜報、軍屬證，兒子的畢業證書和照片，還有兩份餅乾，十萬元路費，小小包袱裏，完全是紀念品，一件比一件光榮，老人家越老越光榮。

送行的人擠了一滿屋，兒子見父親提着小白包袱要起身，親切的喊聲爸爸，跨的打了個敬禮。滿屋人也都立正致敬，老人家滿臉歡笑，連連點頭：

「同志們打到天津、北平、華北、華中、華南，身體都健康，到時候我去給大家賀功。」

老人家出了門，轉入小巷，身後還跟着歡送的人。

「再見！申老大爺！路上保重。」

「再見！申老大爺！在北平、在天津，……。」

四八年，十一月，於瀋陽。

小周和班副

新戰士周鳳桐，個子不高年紀小，心靈，記性好，人都叫他小周。小周在家給人家放豬、放馬，扛半拉活，又當「小打」。一小沒有父母，親人就一個叔父，頭年，他家分一垧地，小周就不樂意當「小打」啦，情願「參加」。一到三連，他就跟班副趙俊廷編一個組。班副問他會擦槍不，他說不會。班副把小周的槍卸開，說：「我擦，你瞅着。怎麼卸，怎麼上，記住！下回你好擦。」小周在跟前瞅着，班副上一件，他掰一件，都記住啦，班副問他會壓子彈不，小周說不會。班副

說：「我告訴你。」拿起槍就壓，壓上又掏出來。小周在跟前瞅着，記住啦。班副問他會打槍不，小周說怎麼不會，推上子彈一摟火就響啦。班副說：「會打可得瞄着打呢，不瞄你往天上打嗎？」小周不哼了。班副問他會打手榴彈不，小周說不會，班副說：「我告訴你。鐵蓋擰開，鐵圈掛小指上，一撤就響。」小周記住啦。以後，班副教小周瞄準。班副畫上靶，瞄完叫小周看。再把槍一活動，叫小周瞄。小周一瞄就歪，班副給他正過來，完了再叫他瞄。班副教小周瞄三角，小周，一瞄瞄不一塊去，班副又教他。班副教小周刺槍，小周在屋先學邁步插腰。班副拿起槍先刺，小周在跟前瞅着。小周刺不好，班副正他的腿，胳膊和手。班副說：「咱們演習三三制戰術。」小周不懂，搖頭。班副搞鉛筆在紙上畫圓圈，說：「這是你，這是我，你走這兒住下，我再走。」小周不懂，糊塗啦。班副抓把豆粒在炕上擺，這個豆粒送那兒，那個豆粒送這兒，送完了說：「送這是前三角，送那是後三角。」小周心裏亮堂啦，這回記住啦。班副見小周不認字，問他學字不，小周說學。班副就拿報紙，拿「十大公約」本，一天教他五個字，兩個月時間，班副見天教，小周見天學，越學越愛學，什麼都會啦。小周感覺班副比親哥哥還親。

那天，日頭一落，部隊在門口站隊。班副把小周招呼一邊，說：「今黑打仗，咱們是突擊班，你害怕不？」小周說：「害怕啥？戰術都學好啦，槍會打啦，手榴彈會放啦，我跟着

你怕啥呢？」班副說：「你不怕，跟着我就行。」

走到狄家窩堡屯東，對面槍打的蝎虎：電光火熗熗的亂飛，部隊爬下。

小周側臥着一爬，揸着的菜盒子竄到頭上啦。小周扭頭問：「班副！菜盒子老往前面跑，怎麼辦？」班副說：「解下來，揸着，緊點結子。」小周解下來，替另揸上。

對面打來個照明彈，照的地通亮。小周看着屯子挺齊緻，想站起看看。剛一跪起，班副扒拉他一下，說：「快爬下，看電光火打着你。」小周趕快爬下啦。班副跟小周爬一起，在地上畫三個小地堡，小聲說：「這是咱們突擊班，一組拿這個，二組拿這個，咱們拿這個。拿下時候不要動，堅決守！」小周說：「我也堅決守。」

部隊往前運動啦。班副說：「看住頭裏那組，別失掉連繫。」小周說：「看住啦。」運動一會又回來啦。小周說：「怎麼咱不打呢？」班副說：「不要着忙，佈置火力呢，上級說不要犯急性病。」小周往身後一摸，手榴彈拿不出來，就問班副：「大衣穿外頭不行，手榴彈拿不出來，穿裏頭行嗎？」班副說：「行啊！趕快穿。」小周脫下大衣，解開子彈袋，摘下手榴彈，又穿上大衣。「班副！子彈袋那鈕兒解不開？」班副說：「你隔一個解一個，要不丟子彈呢？」部隊往前運動，對面子溜子嗤嗤亂飛。小周說：「我打槍吧！」班副說：「沒命令不准打。」部隊又轉回來，爬在大砲後沿。小周說：「怎麼

又回來啦！又不打啦！不給咱任務是怎麼的？」班副說：「你沒看着調砲嗎？」小周說：「咱在這邊，砲在那邊，有啥關係！」班副說：「衝鋒道路選不好不行！」小周知道啦！不做聲啦。

突擊班又一人領「一排」手榴彈，小周連班副的背上，班副有衝鋒式，怕他帶不了。突擊班運動到前面爬下，小周一點不困，想起衝鋒。問班副：「上刺刀行嗎？」班副說：「行是行，怕你拿不動。」小周說：「拿動了。」就上好刺刀。小周又問：「手榴彈蓋擰下行嗎？」班副說：「行，行，怕給掛響了呢。」小周說：「我給那鐵圈咬扁扁塞住啦，掛下響。」小周擰開手榴彈蓋，又問班副：「揣大衣兜一掛行嗎？」班副說：「行，怕你揣不住，不丟啦嗎？」小周說：「大衣兜很深，丟不了。」班副問：「你凍腳不？」小周說：「不凍。」心思：你也沒有靸鞋，我也沒有，現穿不趕趟啦。班副說：「你盡胡扯，還有不凍腳的。我穿棉鞋還凍腳，你穿夾鞋能不凍嗎？」小周故意說：「你棉鞋可濕，我夾鞋可不濕呢。」

走到秫秸垛跟前，停止了。小周看着前面房子很近，一溜黑。問班副：「不是在這衝鋒嗎？」班副說：「在這衝鋒，一會衝鋒你可跟上。」小周說：「跟上了。」班副說：「你跟着我呀！我這衝鋒式打完子彈你給我壓梭子。」小周說：「能給你壓，我壓得還快。」班副說：「你盡胡說，我有勁還壓不快，你能快嗎？」小周說：「急眼就能壓快啦。」

炸藥組上去啦。班副說：「準備衝鋒，你跟上頭裏那個，三角隊形擺好。」小周說：「跟上了。」前面轟的一聲，炸得烟很大，烏黑一團。班副一說衝，小周就上旁邊擺隊形。班副說：「不行，擺不了啦，交叉火力正打着，各個前進吧。」小周說：「你等會，我先跑。」就彎腰穿着跑，跑到缺口停下。一回頭，看見班副，小周問：「不是叫你等會跑，怎麼你跟上來啦！」班副說：「你不用管我，我好看著你。」

進缺口啦！院裏敵人亂跑，牆角砲樓敵人往屋裏打槍，子溜子聽聽的。班副小聲說：「小周，快下！」小周趕快蹣下窗台，貼牆站着。一個敵人正往這兒跑，小周一擺手，不叫班副下來，班副就站在屋裏打衝鋒式。看看敵人跑近了，小周端着槍一跳脚，喊道：「繳槍！」敵人楞住了。小周一槍打着他。那傢伙哎喲一聲，乍着胳膊往小周跟前撲，小周說：「你這麼頑強嗎？」就一閃身，閃到一邊，那傢伙撲空窩倒門後啦。小周跳上前，看他還叫喚，奪了他的槍。班副下來了，小周問：「子彈袋解下來不？」班副說：「不用解，等會再說，快往前運動。」小周說：「走！我跟上你。」

跑到西下屋門口，班副站在左邊說：「你站那邊。」小周就站在門右邊。班副那裏打衝鋒式，喊口號啦。繳槍不殺，優待俘虜，屋裏不做聲。班副說：「打手榴彈！」小周抓住手榴彈說：「我打。」打頭一個，裏頭沒有動靜。班副說：「再打。」小周又打一個，屋裏招呼：「別打啦！繳槍。」班副

說：「快出來！」小周端刺刀說：「一個一個拍巴掌出來！」出來四個人。小周找不到路，班副說：「小周，我送俘虜，你看住那個砲樓，別讓他出來！」小周說：「看住了。」就往砲樓那兒跑。班副招呼：「小周，別往那兒跑。」小周就轉回來。班副告訴他：「你身子貼牆，眼睛往那瞅，看着他別跑了就行。小周就趕快貼牆站着，往那兒瞅。

班副回轉，跟小周說：「咱倆拿那個砲樓去，我上那邊跑，你上這邊跑，我站那邊，你站這邊，看我怎麼跑你也怎麼跑。」小周點頭說：「是。」

小周看見班副彎腰穿過去啦！他也彎腰穿過去。砲樓敵人朝外打槍，打的高，打不着他倆。班副從門裏打衝鋒式，小周從門裏打手榴彈，樓子上槍也不打啦，下邊也沒有動靜啦。班副說：「算解決啦，咱們倆可不能搜索！」小周說：「怎麼不能搜索呢！」班副說：「咱倆不能進去，要是外邊來敵人堵住門口不糟啦嘛，咱們在外頭守着。」

部隊向東院發展啦。班副說：「小周，咱倆在頭裏，你跟上！」小周一拍大腿，說：「你走吧，我要不犧牲，決意跟上你！」班副一笑，說：「跟上我好！」倆人就跑啦。跑到東下屋，班副站門北，小周自動站門南。班副往裏打衝鋒式，小周跟着也打槍。班副招呼：「繳槍不殺，優待俘虜！」屋裏不做聲。班副說：「打手榴彈！」小周抓出手榴彈說：「我打。」喀喀幾下，八個敵人乍着手繳槍啦！班副說：「我送俘虜去，

你看着東南那個砲樓子，別叫他跑了。」小周說：「看住了。你走吧！快回來！」班副一走，小周就在牆角，隱蔽着身體看砲樓。

順砲樓跑出個敵人，彎着腰提着衝鋒式上北跑，個子矮實跑得很快。小周端好槍看住他，一跳脚就喊：「繳槍！」對面說：「是連部的。」小周問：「你他媽那個連部的！」他說：「我是五連連部小白。」小周喊：「他媽小白，小黑也得繳槍！快點！」他過來啦，瞅小周，小周心思：我着刺刀扎你，你穿的很厚，我跑的挺累，怕扎不進去，我拿刺刀砍你！就揚起槍，照他拿槍的胳膊砍下去，小白哎喲一聲，沒有扔槍。小周喊：「槍給我扔下！」槍就扔下啦。小周喊：「把梭子給我！」梭子就摘下啦。班副一回來，小周說：「我把小白抓住啦。」班副說：「我送去，你還在這看着。」

小周貼牆根看着，砲樓又出來兩個敵人。小周心思：這回得趁早兒打啦，不能像小白那麼好抓啦。輪起衝鋒式就打，敵人打回去啦。小周聽見班副在西院招呼繳槍，招呼幾聲就聽見打槍，心思他把敵人抓住啦。待一會，班副還沒有來，小周心裏發急，就貼牆根招呼：「班副，班副！」招呼幾聲，他也沒做聲，小周又招呼：「班副！班副！」這時，西邊有人說：「班副掛彩啦！」小周往西一看，一個人在地上躺着，就不招呼啦，小周急忙告訴排副砲樓還有敵人，排副就把砲樓拿下來啦。

小周提着槍跑到班副跟前，彎腰阻着他，大聲招呼：「班副！班副！你掛彩打那兒啦！」班副不做聲，天氣黑迷糊眼的，小周也看不清楚他的臉兒。又招呼幾聲，班副還沒有做聲。小周用手摸了摸他的頭，滾熱，盡汗。心思：這是掛花疼的出汗啦。小周一下蹲在他跟前，解開他的鈕兒，伸手摸一摸他的胸脯，熱火的，還跳呢。摸了一手血。心思，這是掛重花打瞭啦。小周爬他臉跟前，摸着他的頭又喊：「班副！班副！」一聲比一聲大。班副挺長的哼了一聲，小周嚇了一跳。心思：這一定是掛重花打瞭啦。又伸手摸了摸他的胸脯，不跳啦。小周心裏說：這是把你凍的，我揹你回屋去，小周又揹着槍站起來，扶他的肩膀，挺沉，沒有扶動，就叫了一個人和他抬。那人抬他的腿，小周扯住大衣抬他肩膀，一節一節的走，直打棍。一邊走一邊招呼：「班副！班副！班副！……」

抬進屋來，小周還班副班副的招呼。屋裏有燈，二連幾個同志問小周：「你幾連的？」小周說：「三連的。」二連同志說：「你真二虎，傻了似的，那不犧牲啦嗎，你還招呼他幹啥！」小周一聽，又看看班副，班副搭拉着頭。心思：我就是不信服你犧牲！就把班副放在外屋，趕快上裏屋搜索。

小周找着個電棒，一捏就着啦，鏗亮鏗亮的。心裏說：班副，我揹着燈再瞅瞅你。一瞅，他臉漆青啦。心思：班副犧牲啦。就氣呼呼的說：「這不是國民黨打的嗎！」又心思：班副沒有犧牲，這是電棒照的不是色啦。自個嘟嘟囔囔的說：「班

副！咱倆拿了一個砲樓子，還沒有搜索，我得去看看有槍沒有。」說着就走出屋子。小周一邊走，一邊心思：班副！你沒有死！這都是你教給我打槍、瞄準、放手榴彈啦！隊形啦！要不然我還會打嗎？

小周貼砲樓牆站着，用電棒往裏照。一看，有人爬着，這一個，那一個，細瞅，看着血啦！都叫打掛花啦。小周走進去，抓起一挺機槍，很樂和。一看，梭子沒有多少，就捏着電棒找梭子。以後，他手提機槍，跑到屋裏，站在班副跟前，高興的說：「班副！機槍拿回來啦！」班副不哼。小周又說：「班副！機槍拿回來啦！」二連同志在一邊嘟囔：「你瞧那小活寶，他班副犧牲啦，他還跟他說話呢？」小周沒有理他，還是說：「班副！機槍拿回來啦！班副！機槍拿回來啦！……」

明天啦！部隊要離開那兒。臨集合前，小周揀好一支衝鋒式，兩支美式步槍，手提上那支三八大蓋，走到班副跟前，心裏說：「我到底兒看你犧牲沒有犧牲！」小周蹲下，摸摸班副的頭，冰涼。又伸手摸摸他的胸脯，也冰涼。小周的心像「折了個兒」似的，肚裏的腸子像割半截似的，心酸啦！小周氣得混身打戰，說：「班副！一會兒担架就來抬你呀。我忘不了你！你教給我打槍，投手榴彈，戰術隊形，教給我學字，我對付着能打仗啦。看見國民黨我就把他打死，給你報仇！」

註：「小打」即打雜。「替另」即重新。「一掛」——三顆炸彈為一掛。「二虎」即優。

英雄的父親

春暖化雪的日子，部隊從江南回來了。一封封平安家信，很快又傳遞到深遠散落的農村，落到軍屬們手裏。

戰士們的家信，慣常是簡單扼要的，就像在一片白紙上擬了幾條富於戰鬥性的標語，或者是在哪次戰鬥中的繳獲數字，至於他自己呢，那就是身體粗壯，工作順利，充滿年輕的革命樂觀主義者的氣概。家屬們拿上這些信，到處背誦着，這些信也往往像羣衆會上受到熱烈擁護的口號一樣，立時就會在全屯引起議論和騷動。於是，老大娘扭着小脚笑扁了嘴，小媳

婦低頭紅臉的偷着笑，老漢們則摸着鬍子，點着頭，給戰士們編造許多神祕英勇的故事，傳播在每一個人的耳朵裏；軍屬們自然是心滿意樂，喜笑顏開的。

勝利屯裏祇有張老漢一個人不好受，別人家的孩子都往家裏捎信，就是他的孩子沒有寫回信來。

「張大爺！德志哥在隊伍上好吧？」

「大叔！你給德志哥打個信吧？不曉他在隊伍上變成個啥樣兒了。」

張老漢最怕人們這樣問他，這些話，常使老人家蒼老的臉上感到熱辣辣的，不知是痛呢？癢呢？還是躁呢？各種味兒都有。

「德志哪！」張老漢一個人悶在屋裏，近乎回想的說。好像他面前就站的是兒子，他這位做父親的正在給兒子講說什麼老年人的心事呢。

「德志哪！」張老漢從鬍子底下吹出一口氣來。「你走的時候我吩咐你什麼來？你給你老子也爭口氣！我說：現下房子也有了，地也有了，還差什麼呢？還差個名譽。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人家年輕人都能有個名譽，你也不要枉活這一輩子。你倒也聽話，就到村政府報了名，參了軍。鄉親們請了吹手，扭起秧歌，村長給你拉馬護蹬，婦女會給你唱歌戴花。參軍光榮！給鄉親們立功！又喊又鬧，連你爹也給鄉親們高抬了！不管怎麼說吧？好賴你也升了個班長，給家裏捎了個口信，鄉

親們也都知道。可是你呀！這又快半年天氣了，你一個字也沒有寫回來，到底兒你是怎的啦！敢是做下對不住鄉親們的事了？哎呀！就是你獨個兒心裏沒有長牙！……」

這天起，張老漢就懷了個心事，他也不見鄉親們，也不到鄉上打聽兒子的什麼。祇要你是有心人，就會給爹捎信來，他抱着這個主意等了好幾天，實在坐不住了，就到屯邊大路口上轉一轉。

「同志！你認識我那德志吧？」遇着穿軍衣的人來往，他就這麼樣跟人家打聽。

「同志！你給他帶個話，叫他好好兒幹！」

軍人們擺擺手走了，表示不知道的樣子，他老人家還在後面添湊這麼一句。

張老漢打聽道部隊離這兒不太遠了，現下也還不到耕種的時候，自家到隊上找找他去，看看他出脫成啥模樣了，也還值得。主意既定，老漢就換上青布棉袍，靸靸鞋裏添絮了些苞米葉子。因為他歲數大，比起連上年輕的軍人來，他還是老一輩的人物，空手去不大好看，隨手就挾了一捆烟葉，裝在布袋裏，走親戚似的出發了。

遍處是黑油油水汪汪的田地，楊柳樹都抽出油條，小丫子們在荒草崗上拔什麼婆婆丁，老牛舌，眼看就臨近耕地的日子。他的脚步很快，也不管滿路泥水，又濕又滑，總想早去早回來，拿心伺弄家裏分到的那一片地。幾年來，他因為年老力

衰，還沒有出過遠門，這陣兒，他的神氣比年輕人也差不了多少，走起來就是大步流行，沒有休息。頭天走八十，第二天緊趕了一天，當晚就在隊伍上像親人似的受到招待。

這是一個很窄逼的小屯子的看樣兒住一個連隊也就够擠的了，可是指導員特意給老人家騰出半個火炕，讓自己睡在地下的穀草上。戰士們的被服本來就够單薄，可是各排都紛紛送來大衣，強制老人家蓋了一大堆，老人家急得直往一邊躲。

「嗶嘯！同志們，我又不是着了涼，這要發滾身汗啦！」

「老大爺！你累啦！黑夜涼氣大，哈哈……」戰士們一件也不往回拿，甯願意大夥擠緊點睡。

從張老漢一來連上，指導員心裏就壓了一塊石板。他儘管大爺長大爺短的跟老人家問長問短，單就是有一樁事他提也不提。張大爺呢？老人家走了長路，腰酸腿痛，吃飽睡好是頭一件大事，他也不急於馬上就喊來自己的孩子看看。他現在是在部隊上做客，一些事還得在心裏有個層次，沉着點氣，好叫人看着他這老一輩子的人，親自勸子參軍的人，到底兒還是看得開公私，分得開輕重的。

「指導員！這回又抓得中央不少吧？好哇，把這幫小蔣介石都整乾淨，給我也報一份仇！」

「老大爺！咱們連上抓了二百多活的，還得了一批槍砲，小意思，哈哈，大勝利還在以後呢？」

「同志們都立下大功啦！我常說，年輕人都是好樣兒的，

一個賽似一個啦……」

「立功的倒不少，可是，唉……可是……」

於是，談話就這樣僵住了。指導員的聲調有點悲傷，眼睛沉沉的看着老人家，老人家也沒當回事，就着燈火抽着一袋煙，疲勞地歪着頭：連連打了幾個呵欠。

吃過飯，喝了幾碗茶，通信員催老漢燙了燙腳，給老漢用鋼針穿破腳掌上的水泡，就安身老人家休息。班排上給老人家送來鋪蓋，又派代表慰問老人家時候，指導員把他們善意的勸走了。這是爲得使老人家得到足够的睡眠，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呢？

營部通信員趕夜來了。小胖子氣喘喘的帶來營上的信，和一些豬肉、雞蛋，還有幾斤白麵。信上寫得清楚：請你好好照顧軍屬老漢，不要引起老大爺過份的傷心。這封信，這些東西，給指導員心裏那塊石板壓得更沉更結實了。他看看睡着的老人家，正在香甜甜的叫呼嚕，不由得對他起了一種憐愛的感覺。大爺呀！你已經是失掉兒子的人了，你對革命是有功的人！可是，我們不能填補你的損失，這是革命問題呀！他替老人家擔負着悲痛，長時間望着黃黃的燈火不發一言。忽然，他抓起紅皮掛包，從那裏揀出一封待發的白皮信。這是一封家屬通知書，那些在火線上出生入死的烈士們的名字被寫在上面，他們能夠告訴家屬們的，不過是他的兒子，她的丈夫，英勇頑強，在戰鬥中爲人民事業光榮犧牲了，全體指戰員悲痛萬分，

並為家屬們致哀一類話語。在革命戰爭中，這是最普通最光榮的事，革命的美麗花朵，正是鮮血培植起來的！他如果把這信早發幾天，那他的心會比現在輕快許多，一定在家屬們抱着信痛哭的時候，會在多少鄉親們心中燃起復仇之火。祇因這是一位烈士英雄，需要寄發家屬的東西，不光是這封通知書，還有別的更寶貴的東西呢。這東西會使家屬們變得更堅強，更光耀，更會很好的生活下去。現在家屬們自己先來了，看他那年輕活潑的孩子來了，這使他又一次悲痛地記起他的戰友們，記起他們在激烈戰鬥中英勇地光榮地犧牲了，在敵人面前始終不屈地倒下了。這個不可免的事，同樣在人們心裏引起不可免的悲痛，這悲痛就是以後的勇敢和頑強，就是向敵人復仇！但是，他對他面前的老人家該怎樣說呢？說的語氣，時間，話的分量，都需要他斟酌。他把白皮信捏在手裏，看了又看，他想即時把老人家喊醒，把信交給他。

「看！老大爺，德志同志犧牲了。」可是他沒有這麼做，還是把信裝進掛包裏去了。

這夜，營團指揮所的電話鈴，叮鈴叮鈴響了幾次。頭一次，團主任叫營上給老人家領來些肉麵，這已經送到連上了。第二次，電話鈴又響了，教導員從被窩伸出手，把耳機抓在耳朵上。

「呀，呀！嗯……已經上師部領去啦！嗯，什麼？誰來呀？」

耳機裏一下沒有了聲音，祇聽見剛才這個熟悉的口音，又跟別一個地方通了話，他聽不清說些什麼，就把耳機擡起來。

這時候，團部通信員正騎了快馬，從師裏回來。他領回來一個紙捲和紙包——精印深藍色圖案的烈士功勞狀，和一顆五彩輝麗的總部英雄獎章。主任把這些榮譽和忠實的結晶，珍愛地放在文件箱裏，又一次抓住電話機的把手直搖。

「吶，吶。」營教導員第三次又拿起耳機來。「什麼？
恩，恩。你明天來？恩，好的。」

於是，指導員這裏又收到營部的一封信，時間正好是夜十二點。指導員張開睡眼，就着燈把信看了一過，疲困和煩燥都被一掃而散，他心裏輕快了。他對於張德志的犧牲，並不看作是一個家庭的事，這是全部隊的一個張德志，全部隊為他的死哀痛，永遠的紀念他。張老漢，也正是許許多多把兒子貢獻給革命的，我們戰士們的一個家屬，部隊裏為他擔負着的悲痛，也是深刻而沉重的。他失掉了兒子，戰士們失掉了親愛的戰友，可是他犧牲得名譽，犧牲的有價值，人們反而比他活着的時候更其愛他，更其尊敬他。明天，主任要來了，他要代表幾千個人跟老漢說話，這比他的話要有力得多，效驗得多！還有什麼呢？……指導員漸漸入睡了。

天色濛濛糊糊，似亮非亮，張老漢矇在被窩裏被什麼聲音吵醒了。他翻了個身，屋裏清清靜靜，沒有一個人，四外是一片壯年人的呼叫歡笑，還夾雜着跑步，跳腳，和些刀槍的嘩啦

聲。他舒服的睡了一夜，渾身筋骨也鬆快了，一擦衣被，裏面還熱氣騰騰，溫溫暖暖，多少年來這樣舒服的睡覺，還是少有的一次。他穿好衣服，外面熱鬧的聲音牽動着他的心，他一個人走了出來。

小小屯子的新鮮景象，清清利利擺在他眼前，昨晚來的時候他還沒有分明看見呢。他住的這座院門口，高高地飄擺着一面丹紅色的錦旗，另一處院門口也掛着一面比較小些的，這些旗在沿街疏疏的楊柳枝椏間，顯得格外動人。

哨兵面對着老人家，腳後跟咚的一碰，來了一個敬愛的持槍禮。老大爺來不及招架，連連給他點頭，年輕的哨兵笑了。

「同志哪！嗨，這面旗是誰給掛上的？」

「這是我們連上得的，打仗立了功，師裏獎給的。」哨兵的聲音自信而滿足。

「你看！那一面又是怎麼回事？」老大爺揚了揚手臂，翹起鬍子又問。

「也是獎給的，哈哈！」哨兵撲嗤一下笑紅了臉。「這是咱們一排的光榮，老大爺！明白嗎？」

老大爺點點頭，轉身就走。他忽而感覺到那面小些的紅旗，也是獎給他的。他孩子就是一排二班長，二班長定規也有一份兒，他是二班長的爹，他也跟着他沾光。這時，他大膽的對孩子下了個斷語：他真的爭下名譽啦！沒有給家裏丟人敗氣，孩子還不賴，一些離家時候對孩子的推斷，慢慢的給擠出

了腦外，他好像已經轉回了家，遇着了鄉親們。「看！德志那孩子還得了一面旗，這比給我捎十回信還好哩！做大人的盼他個什麼呢，這也就夠好了。」於是，鄉親們都羨慕他，都拿出兒子的家信，嘸起嘴，發出了不滿足的議論。「鬼個信！你也沒有得面旗，這有啥味兒呢！人家張大爺才是光榮軍屬哪！」接着，家屬們便央求會寫字的人，他口說，讓他照着寫，叫兒子給家裏爭回名譽來，不然鄉親們對家裏的照顧和關心，都給枉費了心，甚至還決然給兒子寫道：你不爭個好名譽，就別往家裏寫信！這樣，張老漢便成了衆口誇說的好老漢，他在屯裏被光榮和尊敬包圍着，快快活活的過着日子。

「哈哈！才三十五米！看我的！」

「我要來四十米！不是吹的！注意啦！」

嗖！嗖！撲啦！「三十八米！」

嗖！嗖！撲啦！「三十七米！」

張老漢一抬眼，這是在一個打掃得乾淨光滑的大院裏，許多戰士光着臂膊，頭上冒着熱汗，正在搶着，嚷着，投擲着木製手榴彈。街這邊還散着幾個戰士，把槍架在樹條支起的三角架上，對着牆上塗抹的紅點兒瞄來瞄去，一句話也顧不得說。一下，街哪頭又像打鑼鼓似的敲起銅盆和洋油桶來，一些戰士在這些響聲裏，彎了腰，端了槍，跑幾步臥下，跑幾步臥下，衝啊！殺啊的呼喊着。張老漢起先心裏發跳，以為出了什麼亂子，一想，才斷定是部隊在打野外。他望着這些跳動着的人

羣，左睺右睺，一個一個的端詳着他們的臉兒，有什麼事放不下心來似的，直然在街口站定，惶惶惑惑的思考起來：德志呢？跑那兒去啦！敢是我眼花了嗎？

「老大爺！靠邊點，看撞着你！」一位高大黑胖的戰士，輕聲提醒着老人家。他後面正跑着一行行戰士，連剛才投手榴彈的那羣人也都來了，他們一直往村口湧動着。

「同志！你是誰呀？」張老漢抓住了黑胖子的手不捨得放開。

「大爺！我是二班長。我們打野外去呀！」說着，黑胖子抽手就跑，追趕着部隊。

張老漢的心好像叫什麼東西猛然抓了一下。是他聽錯了，還是他說錯了？德志不是二班長嗎？怎麼二班長是他呀？他想追上去重問一下，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還在剛才過隊伍的時候，他也沒有把眼光離開戰士們的臉上，他就是沒有找着德志，這件事他一直沒有理解開，反而越弄越摸不着頭腦，他的惶惑和煩悶，更深一步的抓撕着他的心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他自己無從解答的。

「張大爺！起這麼早幹嗎？你老人家真……」指導員活潑親暱的聲調，給他老人家愁呆呆的眼光怔住了。年青的指導員，不由的也以同樣的眼光看着他，話音抖抖顫顫的說：

「跟我來吧！大爺！……你老人家別難過吧！」

一種不祥的預感，緊壓着張老漢，他見指導員低着頭走，

他也默默地緊跟着他。

這是屯外大路邊的一個小小的荒草灘，灘上直豎着深灰色的尖塔。在楊柳遮罩裏，在煙色的濃霧裏，尖塔挺立在重重霧裏，似隱似現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充滿莊嚴雄大的氣勢。

他倆人肅靜地走向塔前，身影浸沒在晨霧裏。這是什麼地方呀，我的天！張老漢驚愕的凝望着，一聲不響的凝望着。

的確，這是一個新天地，張大爺生平還是頭一次看見它。那深灰色的塔，像一個大扎槍頭子似的直穿上去，上面還密密地刻畫着公正的靛藍色小楷字，霧氣把它浸濕的潤澤明靜，一絲灰塵不沾。塔下是幾排花圈，白藍相間的花朵上，亮晶晶的閃動着露水珠，這花就像從濕潤的草地上剛才開放。至於那些荒草叢下，不也是早伸出尖尖的茸茸的綠芽了嗎？這是多麼年青活鮮的場地啊！

他倆人靜默了許久，指導員才講解了這座塔的由來，和它的全部修建過程。

「張大爺！這位就是德志同志。」最後，指導員才指着塔上第一行靛藍色小楷字，沉痛而興奮的說。他怕張大爺對他坦白的言語引起過深的刺激，但也顧不了他老人家此時的心緒如何沉痛，一連氣訴說了他兒子在激烈戰鬥中的超等功勞。爲了紀念他，師裏給一排發了一面旗，而且把一排二班授名德志班。至於這座烈士紀念塔，也是部隊在最近趕工修起來的，他兒子正是烈士英雄，名字列爲塔上第一名，這樣的榮譽，是萬

代千秋不會被人遺忘的。他這樣說，是想安慰這位年高的軍屬，好讓這些光榮真實的故事，掃散他老人家的滿身愁雲。他的言語，像是對塔上的烈士們的誓詞，生者死者都會從這裏找到滿足的微笑的。

他身旁的張大爺，靜靜的望着尖塔，這些話像鐵錘子一樣打擊着他的心——他是孤老漢了。他是失掉兒子的人了。他再也看不到他年青的臉兒，聽他爽利的話語了。昨天，他還有說有笑，在他腦子裏活現着，這時，僅僅由於指導員的一句話，兒子已經不再活着了，永遠安息在黃土裏了，他真該傷心痛哭呀！可是，張老漢的眼淚是非常吝惜的，它就是不往外流，嚥吧！他也嚥不出來。

孩子！你死的好！死的名譽！爹就盼着你這樣活，這樣死！你沒有給我丟人，也沒有給鄉親們丟人！你的名字留在大路邊，留在塔文上，過往行人都會看見你，都會從你身上認得你父親，想不到做了一輩子牛馬的窮小子，也還有咱們出頭露面的這一天！你媽是怎麼死的？窮死餓死，骨頭棒子包了一片破蓆，找不到地方埋，失落了。你哥是怎麼死的？出勞工，壓死在煤窖裏，落得屍首也不知道撩在那裏了。就是你死得值當！死的有名！爹捨得你！爹會盡這條老命幹你這份差事！你等着吧！爹會給你復仇的。……

他不識字，發癢的眼睛湊近指導員指點的那行小字，看了又看。他看着那一行新嶄嶄的楷字，就像看見了兒子，他當他

還活着。

霧氣在陽光裏淡薄起來，暖陽的金色光芒花紋般的織在尖塔上，給塔上的字鍍上了金箔，越看越閃光，無數白藍色花朵也格外鮮嫩，塔前的他兩人也漸漸恢復了鎮靜，現在，這兒一切是清醒的，健康的，富於生長力的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指導員和張老漢又出現在一排寬大的房間裏。

斜陽順窗玻璃射進屋裏，戰士們在耀眼的光線裏談笑，吸煙，又像在漫談，又像是非正式的集會。

「大家注意啦！肅靜點。」指導員兩手擺一擺，把張老漢讓在地當中。「這是咱們二班長張德志的爹，英雄的父親。」

張大爺露出慈和的笑容，給大家點了點頭，然後就捧起一布袋煙葉來。「張大爺硬要慰勞大家這個，我說不收也不行」指導員補敘了一句，就把布袋遞給左臂上纏着紅布條的值星排長。

屋裏是不間歇的笑聲，掌聲，咳嗽聲，張大爺剛剛摘掉皮帽，屋裏就沒有聲息了。多少雙眼都在尊敬地瞅着他，有人還用指頭點他。

「大家同志！咳！咳。」張大爺開始說話了。他的聲音有點發抖，話語裏滿含着豪爽和憤慨。

「我兒子德志，原先二班的班長，他死得名譽，死得好，我不難過。我問候同志們個好！咳！咳！……」

「同志們！我們班長是給蔣介石狗×的打犧牲的！」一位濃眉黑眼的青年戰士，他伸出胳膊直幌，氣呼呼的像在喊口號：

「我們後方的家裏，房子有了！地也有了。德志班長是爲咱窮人的江山犧牲了的，咱不給他報仇！誰給他報仇？」

「對呀！」另一個戰士呼隆一下蹶起來，他看着大家說：

「咱們是才來的，老同志給咱們爭下了光榮！咱們要保持住光榮！堅決給張大爺報仇！」

這當兒，好像還有人氣昂昂的說了許多話，可是張大爺似乎是沒有聽見。他在這羣青年人面前站着，心却早跑到別處去了。他看見戴船形帽的蔣介石的猴子兵，張牙裂嘴硬要往山上爬，他們要來山這面香噴噴嫩淋淋的菜木園裏搶桃兒吃，這時，猛然有一個人就在山頂上把他們打倒一大片，以後，他們成羣結夥一次又一次來，那個人就倒下了，他正要分辨倒下去的是不是德志！緊接着，身後呼隆呼隆，小老虎似的撲上來數不清的隊伍，把猴子兵吃掉了，他高興的站在山頂上，正想跟着小老虎們奔下去，忽然誰來撞了他一下。

「張大爺！你還認得我吧？」一位高大戰士走近張老漢，他一手拿着紅旗，一手握住老人家的手。

張老漢看出是那位黑胖子，而且是他頂替了他兒子的職務，便對他格外親暱的笑了笑。「張大爺，我們全班要爲德志同志報仇！還要保住排上這面光榮旗。」說着，黑胖子把那面

旗隨手展開幌了幌，他後面立時爆發出掌聲來。

之後，屋裏是這樣靜，人們都用光亮的眼睛望着張大爺。這是最嚴肅的尊敬，這是高尚的愛，這是衆人的心在默默的讚美他。可是張大爺，他也不慌不忙，平平悠悠的轉圈看了看，又一次抓住黑胖子的手，緊緊不放，激動的說不出話來。

「張大爺！」指導員從旁走過來。「你看見我們就當是看見德志一樣，我們一定爲你報仇！爲德志報仇！」

「我！我也……我還行！我不老。」張大爺看着指導員，抖動着他的鬍子。

院裏卡登卡登傳來一陣馬蹄聲，順門闖進來一位矮胖年幼的警衛員，他劈頭給指導員敬個禮：

「報告！主任來啦！叫你同他去呢！」他把嘴向張老漢翹了翹。

張老漢難捨的離開戰士們，被指導員領着出來，對面是四樺皮馬，衣帽整齊的一位瘦臉人，笑微微地牽着馬韁，迎着。他就是主任！我來這兒才一天，主任怎麼知道的？主任還知道我的名字？……

張老漢正在走着想，指導員已經把他介紹給主任。主任熱情的握着張老漢的手，幾個人一併走入連部，於是，重要的談話開始了。

主任的言語是非常慎重的，他一字一句，慢慢地談說着，他的每一句話，給張大爺帶來真誠的安慰，他要叫老人家把心

放寬點，他要叫老人家從孩子的犧牲裏，看出孩子永遠不會死去的意義，他要叫老人家把悲愁和眼淚，變為光榮的復仇的力量。張大爺默聲聽着，點着頭，這些，他都有了，他正是這樣做了的。

忽而有什麼東西在他眼前閃閃爍爍的放出彩光來。他抬起頭，被什麼力量，催促着，他站起來了。

「張大爺！德志同志爲人民立了功，你老人家也光榮。」主任望着手掌心那顆放射異彩的物件，他說出多少人想跟他說的話來，張老漢在這個場合，無形也感到自己是處在人海的包圍之中，多少隻手同情的挽着他，多少雙的目光，敬愛地望着他，他受到最高的榮譽，他受到人們的無限尊敬。

「老大爺！你把它收下吧！這是你永遠的光榮！」張老漢以激烈的發抖的手，撫摸着這顆寶石似的彩亮的獎章。老眼裏立時糊滿了淚水。「我！我不回去了！我也參軍，我要給兒子報仇！」

一九四七年，十二月，於哈爾濱。

★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★

本叢刊各書均經武漢軍管會文教部審定

人
民
藝
術
叢
刊

東 方 紅 [歌曲] 該社選

鑰匙在誰的手裏 [戲劇] 余曉等著

九 件 衣 [平劇] 宋之的等著

歷史的暴風雨 [報告] 劉白羽著

論 工 人 文 藝 [論文] 荒煤編

躍 進 大 別 山 [報告] 王匡著

農村新文藝運動開展 [論文] 荒煤編

轉 運 翻 身 [詩集] 黎之著

家 和 日 子 旺 [小說] 俞林著

人民英雄董存瑞 [大鼓] 石玉化等著

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★

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

中國歌謠文學選之一

(本書每種均經武漢軍管會文教部審定)

現 = 代 = 民 = 謠

海 默 輯

這里搜集的民謠，第一輯完全是解放區的；第二輯大部份是過去在國民黨匪幫統治時期的地方民謠，——但是這些地方現在亦已大部份解放了，僅一小部份還是尚未解放的地區。

從這兩個小冊子里，我們可以見到一邊是有前途的，有希望的光明境界，另一邊是反動的，腐敗的黑暗政治和黑暗社會；這是近幾年中國歷史最好的圖畫！

第一輯 光明面之部
——每冊基本定價四元——
第二輯 黑暗面之部

總發行所：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教育書店

分發行所：上海北京重漢口 聯營書店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版

英雄的父親

人民藝術叢刊

著者 西虹
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
發行者 張靜 廬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甯波路六五五號
漢口 交通路
長沙 府正街
昆明 武成路





基本定價
\$ 3.50